

藝文類聚

五

美婦人

賢婦人一老

美婦人



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美狀為窈美色為艷美心為窈毛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又曰碩人其衣錦褰衣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蝨蟻齒如瓠犀螭首娥眉又曰有美人婉如清陽 左傳曰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曰美而艷又曰昔有_心氏生女黧黑而甚美光可鑒名曰玄妻禮含文嘉曰禹甲宮室垂意溝洫則玉女敬養 穆天子傳曰赤鳥之人甚好獻二女于天子以為嬖人赤鳥美人之地 韓子曰魏王遺楚王美荃甚悅之 莊子曰毛嬙驪姬人之所_{天也}魚見之深潛鳥見之高飛 尹文子曰齊有黃公者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為醜惡醜惡之名遠布而一國之人無敢娉者 慎子曰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_{胡茅也}衣以皮褐俱_反則見者走易以玄褐則行者皆止 楚辭曰姣容脩態緬洞房娥眉曼綠目騰光 又曰粉白黛黑施芳_澤長袂拂面善留客 又曰美人既醉朱

頰醜 淮南子曰曼容皓齒形姣骨佳不待傅粉芳澤而美者西施陽

文也 戰國策曰張儀曰鄭周之女_幼白黛黑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為神 又曰

司馬喜謂趙王曰趙佳麗之所出也 史記曰紂囚西伯而閔天之徒以有莘氏

美女獻紂紂大悅乃放西伯 又曰夫人邢夫人同時並幸武帝有詔不得

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見邢夫人帝令他夫人飾從者數十人來前尹夫人見

之曰非邢夫人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體形狀不足以當人主有詔邢夫人衣

故衣獨身來尹夫人望見之曰真是矣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

嘖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也 漢書曰李延年善歌侍武帝歌曰北方有佳

人絕世而獨立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國佳人不可再得上歎曰

善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以為

夫人_{事具樂舞舞篇} 漢武故事曰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率取十五以上二

十以下凡諸宮美人可有七八十與上同輦者十六人負數恒使滿皆自然美麗不使粉白黛黑 東觀漢記曰初光武聞陰麗華美心悅之歎曰娶妻當得陰麗華後為皇后_{事具叙志篇} 崑崙漢書曰梁冀妻孫壽色美能作愁

眉啼粧墮馬髻折響步齟齬笑以為媚惑也 妬記曰相大司馬以李子
勢女為妾相妻南郡王拔刀率數十婢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窓前
梳頭髮垂委地姿貌絕麗乃徐下地結髻斂手向主曰國破家亡無心以
至今日若能見殺實猶生之年神色閑正辭氣悽婉主乃擲刀前抱之
曰阿子見汝不能不憐何況老奴遂善遇之 干寶晉紀曰石崇有奴人
曰綠珠美而工舞孫秀乃使人求焉崇方登涼觀臨清水婦人侍側使
者以告崇崇出妓妾數十人皆蘊蘭麝而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
侯服御麗則麗矣然不受言索綠珠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重不可得
也使者還以告故秀勸趙王倫殺之 相譚新論曰陳平說單于闕
氏言漢有好麗美女其容貌天下無雙急以進單于單于見此必大愛
之則闕氏踈矣 典論曰司隸馮方女國色也素術登城見悅之遂納焉
甚愛幸諸姬害其寵殺之 魏略曰初素紹子熙納甄后熙出幽州
后留侍姑及鄴破紹妻及后坐堂皇上紹妻目縛文帝曰素夫人令新婦
舉頭姑乃捧后令仰帝 視見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為迎取

此云吳志

吳志曰孫權步夫人以美麗得幸寵冠後庭 又曰周瑜從孫策皖

城得橋公兩女國色亡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 俗說曰宋律是石崇妓

綠珠弟子有國色昔吹笛後入晉明帝宮 事具樂部篇 鄴中記曰陳達妹才

色甚美髮長七尺三季龍以為夫人 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

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弦急知柱促願為雙

飛鸞鳥銜泥巢君屋 魏陳王曹植詩曰有美人入被服織羅妓姿豔

麗若翁若春花紅顏韡韡雲髻峨峨彈琴撫節為我弦歌清濁齊

均既亮且和取樂今日遑恤其他 又雜詩曰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

朝遊江海岸夕宿瀟湘沚時俗薄朱顏詐為發皓齒俛仰歲將暮

榮曜寧久恃 又美女篇曰美女妖且閑採桑岐路間攘袖見素手

皓腕約金環頭上一爵釵要佩翠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

衣何飄飄輕裾隨風還顧盼遺光采長笑氣若蘭行徒用息駕休

首以忘食借問女何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暉

朝日誰不希令顏 魏阮籍詩曰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被服織羅衣

左右佩雙璫

又詩曰周鄭天下邾衛衢當三河妖冶閑都子英曜何芬

葩文髮發朱顏

又詩曰二妃遊江濱逍遙從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婉有芬

陽忽蹉跎

又詩曰二妃遊江濱逍遙從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婉有芬

芳綺靡情歡愛千歲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華結中腸感激生憂

思萱草樹蘭房

晉傳玄詩曰有女懷芬芳媿媿步東廂蛾眉若

雙翠明眸發清陽丹脣翳皓齒秀顏若珪璋令儀希世出無乃古

毛嬙首戴金步搖耳繫明月璫珠環約素腕翠羽垂鮮光容華既已

豔志節擬秋霜

梁簡文帝晚景出行詩曰細樹含殘影春閨散晚

香輕花鬢畔墮微汗粉中光飛鳥初罷曲啼鳥忽度行羞令白日

暮車馬鬱鬱相望

又詩曰麗且與妖嬈共拂可憐粧同安驥裏撥異

作額間黃羅裙宜細簡畫屨重高墻含羞未上砌微笑出長廊取

花爭寶鑷攀枝念蕊香但歌聊一曲鳴絃未肯張自矜心所愛三十

侍中郎又詠內人晝眠詩曰北窓聊就枕南檐日未斜攀鉤落倚障

插揆舉琵琶夢笑開嬌靨眠髮墜落花簾文生玉腕香汗浸紗

夫誓恒相伴莫誤是倡家又詠美人看畫詩曰殿上圖神女殿前出

佳人可憐俱是畫誰能辯寫真分明淨眉眼一種細畧身所可持為異

長有好精神

梁元帝古意詩曰妾在成都縣願作高唐雲樽中石

榴酒機上蒲萄紋停梭還斂色何時勸使君

梁昭明太子詠照流看

落釵詩曰相隨照渌水意是重涼風流搖粧影壞釵落鬢花空佳

期在何許徒傷心不同又名士悅傾城詩曰美人稱絕世麗色譬言花

叢叢經居李城北來往宋家東教歌公主第學舞漢城宮及遊淇水

曲好在鳳樓中履高疑上砌裾開特畏風袖輕見跳脫珠攬雜青蟲垂

絲繞帷幔落日度房櫳粧窻隔柳色井水照桃紅非憐交甫珮羞使

春閨空又美人晨粧詩曰北窓朝向鏡錦障復斜紫嬌羞不止月出猶

言粧未成散黛隨眉廣煙支逐臉生試將持出衆定得向憐名

梁邵

陵王蕭綸見姬人詩曰春來不復賒入苑駐行車比來粧點異今世撥髮斜

却扇承枝影舒衫受落花狂夫不如妾隨意晚還家

梁蕭子顯美

女篇曰章丹暫輟舞已姬請罷弦佳人淇水出豔趙復傾燕紫穠

女篇曰章丹暫輟舞已姬請罷弦佳人淇水出豔趙復傾燕紫穠

既為李照水亦成蓮朝醅成都酒暝數河間錢餘光幸未惜蘭膏
空自煎 **梁庾肩吾**詠美人看畫詩曰欲知畫能巧喚取真來映並

出似分身相看如照鏡安釵等疎密着領俱周正不解平城圍誰與丹青
競 又詩曰絳樹及西施俱是好容儀非關能結束本自細香枝鏡前

難並照相將映渌池看粧畏水動斂袖避風吹轉手齊裾亂橫簪歷
鬢質垂曲中人未取誰堪白日移不分他相識唯聽使君知 又南苑看人

還詩曰春花競玉顏俱折復俱攀細腰宜窄衣長釵巧扶鬢洛橋
初度燭青門欲上關中人應有望上客莫前還 **梁徐君倩**初春攜

內人行戲詩曰梳飾多今世衣著一時新草短猶通屨梅香未著人樹
斜牽錦帔風橫入紅綸滿酌蘭英酒對此得娛神 **梁劉孝綽**愛姬

贈主人詩曰卧久疑粧脫鏡中私自看薄黛銷將盡凝朱半有殘垂
釵繞落鬢微汗染輕紈同羞不相難對笑更成懽妾心君自解桂玉且

留冠 又為人贈美人詩曰巫山薦枕日洛浦獻珠時一遇便如此寧關
有期幸非使君問莫作羅敷辭夜長眠復坐誰知聞斂眉欲寄同花

燭為照遙相思

又詠姬人未肯出詩曰帷開見釵影簾動聞釧聲

徘徊定不出常羞華燭明

又見鄰舟人投一物眾姬爭之詩曰河流既浼

浼河鳥復關關落花浮浦出飛雉度洲還是日倡家女競嬌桃李顏

良人惜美珥欲以代芳管新縑疑故素盛趙蕙衰班曳綃爭掩靱搖

珮奮鳴環客心空振蕩喬枝不可攀 又淇上戲蕩子婦詩曰桑中始

弈弈淇上未湯湯美人要雜佩上客誘明璫日暗人聲靜微步上蘭房

露葵不待勸鳴琴無暇張翠釵挂已落羅衣拂更香如何嫁蕩子

春夜守空牀未見青絲騎徒勞紅粉粧 **梁吳筠**擬古詩曰豔裔陽

之春攜手清洛濱雞鳴上林苑薄暮小平津長裾藻白日廣袖帶

芳塵故交一如此新知誰憶人 又古意詩曰妾家橫塘北發豔小長安

花釵玉宛轉珠繩金絡紘翠幕懸青鳳逶迤搖白團誰能分見此含

恨不相看 **梁王僧孺**陳南康新納詩曰二人如花三五月如鏡開簾

一種色還將兩相映 **梁何思澄**南苑逢美人詩曰洛浦疑迴雪巫山似旦雲

傾城今始見傾國昔曾聞媚眼隨羞合丹唇逐笑分風卷蒲萄帶日

照石榴裙自有狂大在空持勞使君 **梁費昶**春郊望美人詩曰芳

郊拾翠人迴袖探芳上金輝起步搖紅采發吹綸陽陽蓋傾日飄

飄馬足塵薄暮高樓下當知妾姓秦 **梁劉綬**詠傾城人詩曰不信

巫山女不信洛川神何關別有物還是傾城人經共陳王戲曾與宋家

鄰未嫁先名玉來時本姓秦粉光猶假面朱色不勝脣遙望疑花發

聞香知異春夜夜言燭盡日日態還新已傾荀奉倩能迷石季倫

上客徒留目不見正橫陳 **梁鮑泉**落日看還詩曰妖姬競早春上

苑逐名臣苔輕變水色霞濃掩日輪雕荒斜落景畫扇拂遊塵衣

香透已度衫紅遠更新誰家蕩舟妾何處織縑人 **梁徐悱妻劉**

詩曰花庭麗景斜蘭牖輕風度落日更新粧開簾對芳樹

又詩曰東家挺竒麗南國擅容輝夜月方神女朝霞喻洛妃 **梁范**

靜妻沈戲蕭蕭娘 詩曰明珠翠羽帳金薄綠綃帷因風時暫舉想

像見芳姿清晨插步步瑋薄晚解羅衣託意風流子佳情肯自私

陳伏知道詠人娉妾仍逐琴心詩曰春色轉相催佳人心自迴長卿琴已

弄秦嘉書未來挂冠易分綬薦枕馭因媒染香風即度登垣花玉隰

貞樓若高下何如上陽臺 **陳徐陵**春情詩曰風光今且動雪色故年

殘薄衣迎新節當鑪却晚寒故香分細煙石炭擣輕紈竹葉裁衣

帶梅花真酒盤年芳袖裏出春色代黑中安欲知迷下蔡先將過上蘭

隋江惣秋日新寵美人應令詩曰後宮唯聞莫瓊樹絕世後有宋容

華皆自爭名進女弟定覺雙飛勝蕩家願並迎春比翼燕鳥長作照

日同心花間道艷歌時易調付許新恩那久要翠眉未畫自生愁玉臉含

啼還似笑角枕千嬌薦芬香若使琴心一曲奏幽蘭度曲不可終陽

臺夢裏自應通秋樹相思一枝綠為插賤妾兩鬟中 又新入姬人應令

詩曰洛浦流風漾淇水秦樓初日度陽臺玉軼輕輪五香散金燈夜火

百光開非是妖姬渡江日定言神女隔河來來時向月別如娥別時清吹悲

蕭肅史數錢拾翠爭佳麗拂紅點黛何相似本持纖腰感楚宮暫迴

舞袖驚吳市新人羽帳挂流蘇故人網戶織蜘蛛梅花柳色春難遍情

來春去在須臾不用庭中賦綠草但願思着弄明珠 **梁** 楚宋玉登徒子

好色賦曰登徒子侍於楚三短宋玉曰玉為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官王以登徒子之言問宋玉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臣東家子增之二分則太長減之二分則太短著粉太白施朱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要眇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闌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鬢手耳齟脣歷齒旁行踽儻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熟察之誰為好色者矣秦章華大夫在側因進而稱曰臣周覽九土足歷五都從容鄭衛溱洧有之間是時向春之未迎夏之陽鷓鴣啾啾羣女出桑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粧於是處子悅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踈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盼因遷延而辭避目欲其顏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不足稱也漢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司馬相如美麗閑都遊於梁王梁王悅之郢陽譜之於王曰相如美則美矣然服色容冶妓麗不忠將欲媚辭取悅遊王後官相如曰古之避色孔墨之徒聞齊饋女而遐逝望朝歌而迴車譬猶防火水中避溺山隅此乃未見其

好色賦

十

可欲何以明不好色乎若臣者少長西土鰥處獨居室宇遼廓莫與為娛臣之東鄰有一女子玄髮豐豔蛾眉皓齒登垣而望臣三年於茲矣臣弃而不許聞大王之高義命駕來東途出鄭衛道由桑中朝發溱洧暮宿上宮上宮閑館寂寞重虛門閣盡掩暖若神居芳香芬烈黼帳高張有女獨處婉若在牀臣遂撫弦為幽蘭之曲女乃歌曰獨處室兮廓無依有美人兮來何遲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茵褥重陳角枕橫施女乃弛其上服表其中衣皓體呈露弱骨豐肌時來親臣柔滑如脂臣脉定於內心正于懷翻然高舉與彼長辭後漢張衡定情賦曰夫何妖女之淑麗光華豔而秀容斷當時而呈美冠明匹而無雙歎曰大火流兮草蟲鳴繁霜降兮草木零秋為期兮時已征思美人兮愁屏營後漢蔡邕協初賦曰其在近也若神龍采鱗翼將舉其既遠也若披雲綠漢見織女立若碧山亭亭豎動若翡翠奮其羽衆色燎照視之無主白若明月輝似朝日色若蓮葩肌如凝蜜又檢逸賦曰夫何姝妖之媛女顏煒燁而含榮普天壤其無儷曠千載而特生余心

悅於淑麗愛獨結而夫并情罔家而無主意徒倚而左傾晝騁情以舒愛夜託夢以交靈

魏陳琳

止欲賦曰媛哉逸女在余東濱色

曜春華豔過碩人乃遂古其寘倚固當世之無鄰允宜國而寧家實具君子之攸嬪伊余情之是悅忘荒溢而傾移宵炯炯以不寐晝舍

食而忘飢歎北風之好我美攜玉之同歸忽日月之徐邁庶枯楊之生梯道攸長而路阻河廣養而無梁雖企予而欲往非一葦之可航展

余嚮以言歸含潛瘁而就牀忽假暝其若寐夢所權之來征魂翩翩以遙懷若交好而通靈

魏阮瑀

止欲賦曰夫何淑女之佳麗顏炯炯以

流光歷千代其無匹超古今而特章執妙年之方盛性聰惠以和良稟純潔之明節後申禮以自防重行義以輕身志高出乎貞姜予情

悅其美麗無須吏而有忘思枕天之所宜願無衣之同裳懷紆結而不暢兮魂一夕而九翔出房戶以躑躅覩天漢之無津傷匏瓜之無偶悲織女

之獨勤還伏枕以求寐庶通夢而交神神惚恍而難遇思交錯以續紛遂終夜而靡見東方旭以既晨知所思之不得乃抑情以自信

魏王粲

邪賦曰夫何英媛之麗女貌洵美而豔逸橫四海而無仇超遐世而秀出發唐棣之春華當盛年而處室恨年歲之方暮哀獨立而無依情紛拏

以交橫意慘悽而增悲何性命之奇薄愛兩絕而俱違排空房而就衽將取夢以通靈目炯炯而不寐心忉忉而惕驚

魏應瑒

正情賦曰夫何

媛女之殊麗兮姿溫惠而明哲應靈和以挺質體蘭茂而瓊潔方往載其鮮雙曜來今而無列發朝陽之鴻暉流精睇而傾泄既榮麗而冠

時援申女而比節余心嘉夫淑美願結歡而靡靡因承窈窕之芬芳美情踊躍乎若人魂翩翩而夕遊甘同夢而交神晝彷徨于路側宵耿耿而

達晨清風厲於玄序因飈逝於中唐聽雲鴈之翰鳴察列宿之華輝南星晃而電隕偏雄肅而特飛冀騰言以俯音嗟激迅而難追

傷住禽之無隅悼流光之不歸愍伏辰之方逝哀吾願之多違步便旋以永思情慄慄而傷悲還幽至以假寐固展轉而不安神妙妙以潛

翔恒存遊乎所觀仰崇夏而長息動哀鄉音而餘歎氣浮踊而雲館賜一夕而九煩

魏陳思王曹植

靜思賦曰夫何美女之嫵妖紅顏擘而流光

卓特出而無匹呈才好其莫當性通暢以聰惠行嬾密而妍詳蔭高
岑以翳日臨淶水之清流秋風起於中林離鳥鳴而相求愁慘慘以增
傷悲予安能乎淹流 **晉**張華永懷賦曰美淑人之妖豔因時昧而傾

城揚綽約之麗次女懷婉婉之柔情超六列於往古邁來今之清英既
惠余以至懽又結我以同心交恩好之歎固接情愛之分深誓中誠於
日要執契以斷金嗟夫天道幽昧差錯謬於參差怨祿運之不遭雖
義結而絕離執纏綿之篤趣守德音以終始邀幸會於有期異容
華之我俟儻自靈之垂仁長收懽於永已 **梁**江淹麗色賦曰夫絕

世獨立者信東鄰之佳人既翠眉而瑤質亦顛瞳而頰脣灑金花及
珠履颯綺袂與錦神色練練而欲奪光炎炎而若神非氣象之可譬
焉影鄉音而能陳故仙藻靈葩冰華玉儀其始見也若紅蓮錯池其
少進也如綵雲出崖五光徘徊十色陸離質過珊瑚同樹價直瓊草
共枝於是雕臺繡祀當衢橫術椒庭承月碧戶延日架虬柱之嚴
麗亘虹梁之峻密錦幔垂而香寂桂煙起而清謚女乃曜邯鄲之瓊

步媚北里之鳴瑟若夫紅華舒春黃鳥飛時紺蕙初軟蘋蘭始滋
不擊蘅帶無倚桂旗摘芳拾藻涵詠吐辭笑月出於陳歌感蔓草
於衛詩氣炎日永離明人中草榮任露蓮華勝風後欄丹柰前軒
碧桐笙歌晚右琴舞池東至乃西陸始秋白道月弦金波照戶玉露暖
天氣以濕兮曉未半星雖流兮夜何央憶雜佩兮且一念憐錦衾兮以
九傷於是帳必藍田之寶席必蒲萄之文館圖明月室畫浮雲言必入
媚動必應規有光有豔如合如離氣柔色靡神疑骨竒經秦塵趙
既無其雙尋楚訪蔡不覲其容非天下之玉麗孰能與於此哉 **梁**沈
約麗人賦曰有客弱冠未仕締交戚里馳教馬工室遨遊許史歸而稱
曰狹斜才女銅街麗人亭亭似月嫵婉如春凝情待價思尚衣巾芳踰散
麝射色茂開蓮陸離羽珥雜錯花鈿響音羅衣而不進隱明燈而未前
佇宵分乃至出閨入光含羞隱媚垂羅曳錦鳴瑤動翠來脫薄粧去
留餘膩霑粧委露理鬢具清渠落花入領微風動裾

賢婦人

毛詩曰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
誓言而弗許 故作是詩以絕之也 列女傳曰楚昭貞姜齊侯之女楚昭王
之夫人也昭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
忘持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大王與宮人約命曰召宮必以符今使
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而行妾聞之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
守節而已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也然妾不敢棄約越義而求生大水
至而死乃號曰貞姜 又曰楚白貞姬者楚白勝之妻也白公早死其妻
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使大夫操金百鎰白璧二雙以聘焉因以輜軒
三十乘迎之將以為夫人夫人辭曰白公無恙時妾幸得充後宮執箕箒
今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
非愚妾之所聞也吳王賢其守節而有義號曰楚貞姬 又曰魯秋胡
絮婦者魯秋胡之妻也秋胡子既納之五日而去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
家見路傍有一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下車問曰苦曝獨採桑吾行道
遠願託桑陰下一食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少年力桑
不如見公卿今吾有金願與夫人婦人曰採桑力作紡織經織以供衣食奉
二親養夫子而已矣吾不願人之金也秋胡子還家奉金遺母母使人呼其
婦婦乃向採桑婦婦乃自投於河而死 又曰梁寡高行者梁之寡婦
早寡不嫁梁貴人爭欲取之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之高行曰妾之
夫不幸先犬馬填溝壑妾宜以身薦棺櫛守養幼孤不得專意妾
聞婦人之義一往不改以全貞信之節棄義而從利無以為人乃援鋸操刀
以割其鼻曰妾已刑餘之人殆可釋矣王高其節號曰高行 又曰漢中趙
高妻者同郡張氏之女也字禮脩姑嚴酷無道小怒則罵大怒則罰禮
脩恭承初無愠色引過自咎姑後知之乃變意厚加愛勸後姑疾病其
女來視臨困却女曰我困矣絕命當在賢婦之手婦前抱持乃絕後郡內
遭賊高死君難禮脩以碧塗面亂頭稱痛懷刀在身意氣烈決賊不
迫也叔父矜其年壯欲更嫁之禮脩慷慨至死為誓 又曰丹陽羅靜
者廣德羅勤之女也為同縣朱曠所聘昏禮未成勤遇病喪沒鄰比

斷絕曠觸目經營尋復病亡靜感其義遂誓不嫁有楊祚者夕夕將人衆自往納幣靜乃逃竄祚劫其弟妹靜懼爲祚所害乃出見之曰實感朱曠爲妾父而死是以託身亡者自誓不貳辛苦之人願君哀而舍之如其不然請守之以死乃舍之 又曰蜀景奇妻者羅氏之女字貢羅奇亡無嗣貢羅專心供養父青以許同郡宰詩貢羅與父書陳其情志歷年不歸後青受遠使詩白州告縣發遣貢羅貢羅乃由徑道詣州白許言意慷慨請死不從州嘉而許焉 又曰鍵爲相登妻者名度適登一年而寡守令吳厚因入問度度引刀截髮縣長吏復遣媒介度曰前已斷髮謂之表心何俟復有斯言哉欲取刀割鼻左右殺止 又曰沛郡劉長卿妻者生一男字玉五歲而長卿卒懼見諛嫁既不歸寧兄弟時往防漸遠疑言不及外玉年十五死乃援刀割耳明已不二在喪側者無不感傷 又曰吳孫奇妻者廣陵范慎女名姬年十八配奇一年而奇亡慎以姬少寡無子迎還其家姬不肯歸迎者以父母命迫之姬遂操刀割耳及鼻曰父迎我者不過以我年少而色美今已殘矣行將焉如於是迎者空反 又曰廣漢廖伯妻者同郡段氏之女名紀配性聰敏達於詩書進退閑暇父母將有所許紀配曰梁高行割鼻告誠以全其節求生害仁仁者不爲紀配生見禮義豈獨使古人擅名哉作詩三章以諷父母乃援刀斷指 又曰吳許外妻者呂氏之女名榮外遊誕博戲不治操行榮躬勤家業以養其姑勸外學問未嘗不垂淚而言榮父疾外呼榮欲改嫁之榮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外後感悔尋師遠學四年乃歸遂改名譽爲州所辟過劫被害榮手刃殺外者以首還祭 又曰河南貞義者樂羊子之妻羊子出學貞義截髮賣以供其費後羊子得遺金一餅以與貞義貞義曰妾聞君子不以利誇行羊子慙而弃之鄰人欲犯貞義而劫其姑貞義操刀而出鄰人自從者可不從者殺汝姑貞義仰天而歎以刀刎頸而死太守以大夫禮葬之號曰貞義 又曰留子直妻者漢末擾攘隨夫之從父客居豫章從父與賊交通郡收族之妻年少有色太守客請以爲妻守死不從以還太守付吏付吏殺之臨死顏色不變口無怨言郡吏及客憐更還救請免既得活

乃自割耳久之太守聞其夫在遂還其妻 又曰會稽翟素者翟氏之共也受聘未及配適遭亂賊欲犯之臨之以刃曰不從者今即死矣素曰我可得而殺不可得而辱賊遂殺素 **詩** 晉傅玄秋胡詩曰秋胡納令室

三日官他鄉皎皎潔婦姿泠守空房嫵婉不終夕別如參與高精誠馳萬里既至兩相忘行人悅令顏借息此樹傍言以逢鄉喻遂下黃金裝 **宋** 顏延之秋胡詩曰燕居未及好良人顧有違脫巾千里外結綬登王畿戒徒在昧旦左右來相依螻蟻月觀時暇桑野多經過佳人從所務窈窕援高柯傾城誰不顧弭節停中阿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義心多苦譏密此金玉聲如何久為別百行愆諸己愧彼行露詩甘之長川埃

贊 晉左九嬪班婕妤好贊曰恂恂班女恭讓謙虛辭輦進賢辯祝理誣形圖丹青名作樊虞 又孟軻母贊曰邨母善道守三徙成教鄰止庠序俎豆是効斷織激子廣以墳奧聰達知禮敷述聖道 又狂接輿妻贊曰接輿高潔懷道行誦妻亦冰清同味立昭遺俗榮津志遠神遼 又荆武王夫人鄧曼讚曰天道惡盈極數則微邈哉鄧曼志

映禍幾覩兆歎亡考德知衰賢智卓殊邈哉難追 又齊杞梁妻贊曰遭命不改逢時險屯夫卒苦場邠弔不賔哀崩高城訴情穹昊遂赴淄川託軀清津 又齊義繼母贊曰聖教立化禮貴信誠至哉繼母行合典經不遺宿諾義割私情表德來裔垂則後生 又魯荀母贊曰邈矣荀母含德之英于行則高于理斯明垂訓子宗厲發奇聲

宣尼三歎萬代遺馨

晉 潘鈕母孫氏公孫夫人序贊曰夫人姓公孫氏

會稽剡人也夫人資三靈之淳懿誕華宗之澄粹奇即照於齟齬四教成於弱笄慈恩溫恭行有秋霜之潔祗心制節性同青春之和敦悅憲章動遵禮規居室則道齊師氏有行則德配女儀禮服有盈邊豆無闕猗歟夫人天姿特挺行高冰潔操與霜整性揚蘭芳德振玉頰猗彼瓊林奇翰有集展彼碩媛含德來緝動與禮遊靜以義立 **碑** 晉張林陳夫人碑曰夫人姓徐吳郡嘉興人也夫人少應月靈粹誕茲淑貞聰哲明敏溫恭柔順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恭順不墮其心明烈寔備其體若夫柔惠清順中和聖善婦德既備母道亦踐志厲

冰玉厥德靡顯靡靡其操翼翼其仁明景內映朗節外新芳徽
風邁淑慎其身 **書** **晉** 鈞滔母與虞定夫人薦環夫人書曰瓊聞與
賢崇德聖主令典旌善表操有邦盛務伏見族祖吳國亡民富春
孫彥妻環少厲令節服膺道教逮適孫氏恪居婦職宗姻有聲
奉禮未周彥母喪殯喪殯半年彥奄亡沒環率禮奉終抗義明節
傾竭私產以供葬送禮服既終前無立子家欲改醮誓而不許 **解** **晉**
湛方生上貞女解曰伏見西道縣治下里龍憐年始弱笄出適皮氏未
逾半年晉京殞沒京兄弟三人相尋凋落外靡暮功之親內絕胤嗣之
繼憐負其父母之資躬親機杼之勤數年之間三喪俱舉四節蒸
嘗于今不輟志存匪石之固行無片言之玷賢良屢屢聘誓而弗許守
節窮居於今五十餘年矣詳觀之遺烈書于記傳者或毀髮膚之
體以絕求者之望或自經溝中苟全不奪之志雖操存而身亡行立而
形虧寡能兼全其道始終若斯者也憐蓋草萊之婦人耳生於幽谷
之中長於荒榛之下目不見尺素之文耳不聞今古之說帥心率已蹈茲四德
抑可謂稟靈山岳自然天知者矣而彤管未摠令問不彰非所以表賢
崇善激揚貞風也

老

說文曰老考也七十曰耆八十曰耄九十曰老 釋名曰九十曰鮐背或曰黃耆
或曰凍梨或曰鯢齒或曰眉壽 易曰枯楊生黃老夫得其女妻 尚
書曰五福一曰壽 禮記曰百年曰期頤 又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
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 又曰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
學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 又曰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
又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 毛詩曰執子之手與
子偕老 又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耆黃耆鮐背以引以翼 左傳曰燭之
武對鄭伯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 事具遊 說篇 又曰晉悼大夫食
輿入絳縣人或年長矣使問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
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年於今三之一也使問諸師曠曰七十三矣 論語議
曰堯舜遊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遊河渚曰河圖將浮五老飛為流星

上入易 國語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敬言於國曰苟在朝者無謂我老
耄而舍我也必恭恪於朝朝夕以警戒我聞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
周書曰文王召太王發曰嗚呼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守守之哉
傳之子孫事具帝尚書中候曰齊桓公封禪謂管仲曰寡人日暮仲
父年艾尸子曰湯問伊尹曰壽可為耶伊尹曰王欲之則可為弗欲則不
可為也孟子曰伯夷 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蓋歸乎來吾

聞西伯善養老者太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蓋歸乎來吾聞西伯
善養老者老者天下之大老也 戰國策曰昔者秦魏為與國齊楚約攻
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
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令兵出可乎曰諾遂約車遣之且說秦王秦王
遂發兵救之 史記曰秦始皇謂王翦曰將軍老矣何怯也 又曰武帝使
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事申公時已年八
十餘矣 又曰伏生秦博士孝文欲求治尚書天下無有聞伏生能治欲召之
是時伏生老不能行詔晁錯往受之 韓詩外傳曰齊桓公見畝丘人曰叟年

幾何對曰臣年八十三矣公曰美哉壽也 又曰楚丘先生被蓑帶索見孟
嘗君君子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先生曰惡
將我使而老哉使我投石拔距乎追車赴馬乎吾則將死何暇老哉將使
我深計而遠謀乎設精神而決嫌疑吾乃始壯矣何老之有 說苑曰楚
文王伐鄭使王子革子露車二子出遊老人載畚從乞焉不與搏而奪之
畚 漢書曰馮唐以老為郎文帝輦車過問曰父老何自為郎 又曰張
蒼口中無齒飲乳妻妾以百數曾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乃卒
又曰張安世薦蘇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宣帝以武著節老且今朝

朔望號稱祭酒 東觀漢記曰馬援年六十二請擊五溪蠻帝愍
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
笑曰矍鑠哉是翁遂遣援事具武帝續漢書曰民年七十者授之以
玉杖鋪之以糜粥玉杖長九尺端鳩飾鳩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也

又曰仲秋祠老人星于國南郊 神仙傳曰淮南王安好道術公詣門
門者見垂白不進公皆化成童子色如桃花門吏白王王迎之登思仙之臺

公還成老人授之要道

世說曰顧悅與簡文同年而早白簡文問曰

何以先老荅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姿隆冬轉茂

老艸計其生紀時已二百餘艸無老老之貌也

述異記曰尹雄年九十

左鬚生角長寸半

詩魏應璩詩曰古有行道之陌上見三叟年各百

餘歲相與鋤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

又新詩曰少壯面目澤長

老顏色麤麤醜人所惡扶白自洗蘇

魏阮瑀詩曰白髮隨櫛墜

未寒思厚衣四支易懈倦行步益踈遲常恐時歲盡魂魄忽高飛

自知百年後堂上生旅葵

晉張載詩曰氣力漸衰損鬢髮終以皓昔

為春月華今為秋日草

晉陸機詩曰軟顏收紅蕊玄鬢質吐素華

舟舟逝將老咄咄奈老何

梁范泰詩曰在生竟何豫未去倏已老華

髮飄悴容苦慮栖懷抱疇昔少年時皆以歸大造

梁簡文帝詩

曰昔類紅蓮草自阮淶池邊今如白華樹還悲明鏡前

梁孔壽老

詩曰盛年歌吹日顧步惜容儀一朝衰朽至星星白髮垂

表梁沈

約致仕表曰徒以桑榆無幾時制行及不朝之禮忽在今辰使反身敝廬

待終窮巷且又聞之懸車散髮其來舊矣昔廣德請骸義在量力

二踈知止懼貽後悔數年以來稍就盡竭氣力衰耗不自支持若蒙天

地大恩造物洪施拯其隆蒲之切救其害盈之災譬彼日昊假榮終朝踟

躑夕景少觀盛化宅壤歸泉自無去幾祈仁仰澤事止寸陰

梁王

僧孺為韋雍州致仕表曰且攀附遂無涯限排雲矯漢飛待翼陸

離蟬組照灼潘旗受服推轂執珪奉酌變狹室於高門改小冠於侯服

况復還周紐其六印歸齊列其五鼎常懼輪輕載積基薄墉高器

覆危傾人指鬼瞰老與年并疾隨衰及塗遥鹵截漏迫鍾鳴高春之

景一斜不周之風忽至茵蟪夕陰條腰無幾董葦朝采飄零已父仰

朱闕而掩涕向濛谷而自悲豈復式瞻拱默仰接鍾鼓儻惟蓋未親東

岳稍駐擊壤鼓腹其賜猶多

周王褒為庫狄峙致仕表曰俛首

赴曲操終則外傾身舉重力殫斯斃何者日暮途遠前哲所告歸

漏盡載馳昔賢以之知退

陳徐陵為王儀同致仕表曰尺波歸海

恒歎不居燭火為新猶悲假續况復星迴日薄通人有乞老之言鍾

鳴漏盡前史有夜行之誠五陵鼎族家傳軒冕四姓鄉侯榮由恩澤
雖虛名靡實世官非才年力方彊雖不能辭退今三元肇慶六
呂司春得奉萬壽之盃豫參百辟之禮便釋朝衣謹遵初服
方同孔光之杖載遊戶庭廣德之車方懸私館 **疏** **後漢班超上**
疏曰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老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
竟棄捐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但願生入玉門關不敢望封酒泉
郡 **又**曰其誠無銜名實賦以言行具可揚倫上方委我朝傑搜材儒
門若取火于燧求玉于崑且知人則哲永矢不諼詢乎譽則汝察乎德
撫其實則明試以言夫名實之實實者名立正先修名以責實亦徵
言而考行假使賢愚紛紜是非交競用捨不雜於薰蕕妍蚩豈逃
乎龜鑑若疇離祉馴致其令則傳說感於彫駟兜迷於堯聖原
夫未分陶壁尚混齊筭議沓人口聲喧路隅乍好丹以非素罕惡紫
之奪朱爭笮容於磻木指微瑕於瑾瑜及夫舉直措枉削繁省蕪
轉衡用心既不畏於狂絜取賢 **厦**求知又侔於炙輶信垂拱而仰

成亦奚爲而不可認其恭樹桃李假翼鷓鴣鳥仰春夏而延陰面挾
而遂轉然後實無所蔽其迹名無所匿其端是二物也坦然可觀

言語 謳謠 吟 嘯 笑

言語

釋名曰言宜也宜彼此之意也語敘也敘已所欲說述也 說文曰直言曰言
 論議曰語 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
 外違之 入曰言行君子之樞機 毛詩曰哿矣能言巧言如流 又曰無易畀
 又曰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又曰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左傳曰晉叔向適鄭
 駸策惡從收器者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聞之曰必駸明也 又曰鄭子大
 叔卒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
 恃寵無違同無傲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禮記曰事
 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
 小祿 又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綽 又曰言不危行行不危言
 又曰五方之人言語不通 大戴禮曰黃帝弱而能言 事具帝 孝經曰言滿天下
 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 論語曰定公問言可以興邦有諸子曰言不可以若
 是其幾也三言可以喪邦有諸子曰言不可以若果其幾也 又曰君子欲訥於
 言而敏於行 又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繹之為貴 鄧析書曰一言而非馬
 不能追一言不急馬不能及故惡言不出口苛聲不入耳 尸子曰言美
 則鄉者美言惡則鄉者惡 申子曰一言正天下定一言倚天下靡 莊子曰言
 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與之言哉 又曰凡交近則必相靡
 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 鷓冠子曰趙武靈王問龐煖曰寡人聞飛語流傳曰
 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 淮南子曰得萬人之兵不若聞三言之當 漢
 書曰漢王與項羽臨廣武閒而語 又曰太尉周勃迎代王請閒宋昌曰所言
 公公之所言私王者無私 又曰韓信當斬視滕公曰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
 滕公奇其言壯其貌弗斬與語大悅之 孫卿子曰贈人以言重於珠玉傷人
 以言甚於劔戟 吳志曰張尚孫皓時為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 括地圖
 曰太極山采華之草服之通萬里之語衛玠別傳曰太尉王君見阮千里而問曰
 老莊與聖教異阮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為椽世号阮瞻三語椽王君
 見而嘲之曰一言可以辟何假於三阮曰苟是天下民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

於一神仙傳曰老子生而能言詩。梁昭明太子大言詩曰觀修鯢其若
鱖鮒視滄海之如濫觴經三儀而跼蹐跨六合以翱翔。又細言詩曰坐卧鄰
空塵憑附蝶螟翼越咫尺而三秋度毫釐而九息。梁勣大言應令詩
曰噫氣為風揮汗成雨聊灼戴山龜欲挂探遂古。又細言應令詩曰汎
舟毛滴海為政蝸牛國逍遙輕塵上指辰問南北。梁王規大言應令詩
曰俯身望日入下視見星羅嘘八風而為氣吹四海而揚波。又細言應令
詩曰針鋒於焉止息髮杪可以翱翔蚊眉深而易阻蟻目曠而難航。梁王
錫大言應令詩曰欲遊五岳迫不得申杖千里之木鱸橫海之鱗。又細言應
令詩曰冥冥藹藹離朱不辯其實步蝸角而三伏經針孔而千日。梁張
續大言應令詩曰河流既渴日月俱騰置羅微物動落雲鵬。又細言
應令詩曰遨遊綺目辯輕塵蚊睫成宇蠱如輪。梁沈約大言應令詩
曰隘此大汎庭方知九陔局窮天豈彌指盡地不容足。又細言應令詩曰
開館尺捶餘築榭微塵裏蝸角列州縣毫端建朝市。賦。宋王大言
賦曰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於陽雲之臺王曰能為寡人大言者上座
王因稱曰操是太阿戮一世流血冲天車不可以厲至唐勒曰壯士難兮絕天維
北斗戾兮太山夷至宋玉曰方地為車圓天為蓋長劍耿介倚天外王曰未可也至
曰并吞四夷飲枯河海跋越九州無所容止。又小言賦曰楚襄王既登陽雲之
觀命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並進大言賦賦卒而宋玉受賞。又曰有能為
小言賦者賜之雲夢之田。景差曰戴氛埃兮垂溷塵體輕蚊翼形微釜鱗
經由鍼孔出入羅巾唐勒曰折飛糠以為輿剉糝糟以為舟憑蝨皆以顧盼
附蠛蠓而遐遊又曰館于蠅鬚宴于毫端身虱腦切蟻肝會九族而同齎
猶委餘而不殫宋玉曰無內之中微物潛生比之無象言之無名其家蒙景滅
昧昧遺形繼於毳末之微篋陋於茸毛之方生視之則眇眇望之則冥冥
離朱為之歎悶神明不能察其情三子之言磊磊皆不小何如此之為精王
曰善賜雲夢之田。晉傅咸小語賦曰楚襄王登陽雲之臺景差唐勒宋玉
侍王曰能為小語者處上位景差曰名畫之子形難為象晨登蟻埃薄暮不
上朝炊半粒晝復得釀亨一小虱飽於鄉黨唐勒曰攀蚊鬚附蚋翼我自謂
重波不極邂逅有急相切逼窺於針孔以自匿宋玉曰折薛足以為擢舫粒

獠而為舟將遠遊以遐覽越蟬溺以橫浮若涉海之無涯懼湮沒於洪
流彌數旬而乞濟陟蟻蟻之崇丘未升半而九息何時達乎杪頭

魏

陳暄應詔語賦曰敷生民之要技實言語以為前樞機誠為急務筆札
乃是次焉擬金人於右階稱石人於左邊鄭倚戎服而無媿張儀舌存而理痊
唯諾唯辯何者是與故知于時言言于時語語若乃遼城嶮峻齊陣交加
燕將恐懼漢帝吐嗟魯連纒吐數句酈子直御單車息十重之紫帶賢
百萬之誼譁至於蘭臺靜秘華燭高明徐斟桂醕緩奏秦聲三朋好
數四才英既說前言之往行重覩生死之交情扼腕抵掌攘袂眄衡當斯時
也何者為榮欲同吃如鄧士載欲作辯似婁君卿為守為相並如此少意少
事不成名

贊

魏王祭及金人贊曰君子亮直行不柔辟友賤不恥誨焉是

益我能發蹤彼用遠迹三言之賜過乎璵璧末世不敦義與茲易而言匪忠退
有其適

箴

晉蘇彥語箴曰孔子曰余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赫胥之世大庭

之治立風陶鼓率直放志熙熙君羣動無欲無事遠于三季奔競茲章雷動
風駭飛辯雲翔戰國紛擾爭霸稱彊爾乃遊說縱橫騁技時王銜刃懷
毒吐膏示芳利動春雨露害重冬霜四紀若馳七都翦亡爰茲末俗扇風簸
颺先意承旨原情察鄉擯爾邊豆和樂且康

銘

周太廟金人銘曰孔子

觀周入后稷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我古之慎言
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無多言多言多敗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
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皜皜弗滅
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

晉

孫楚及金人銘曰晉太廟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背曰我古之多言人

也無少言無少事少言少事則後生何述焉夫唯立言名乃長久胡為塊然生
鉗其口凡夫貪財烈士殉名盜跖為濁夷柳為清鮑肆為臭蘭圃為馨莫
貴澄清莫賤滓穢二者言異歸於一會堯懸諫鼓舜立謗木聽采風謠惟日不
足道潤羣生化隆比屋末葉陵遲禮教彌衰承旨則順忤意則違時好細
腰宮中皆飢時悅廣額下作細眉逆龍之鱗必陷斯機括囊無咎乃免誅夷
顛覆厥德可為傷悲斯可用戒無妄之時假說周廟於言為蚩是以君子追
而正之

論

晉歐陽建言盡意論曰有雷同君子問於違眾先生曰世之論者以

為言不盡意由來尚矣至乎通才達識咸以為然若夫蔣公之論眸子鍾傳之言于性莫不引此為談證而先生以為不然何哉先生曰夫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聖人不言而鑒識存焉形不待名而方圓已著色不俟稱而黑白以彰然則名之於物無施者也三言之於理無為者也而古今務於正名聖賢不能去言其故何也誠以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言不辯言不暢志則無以相接名不辯物則鑒識不顯鑒識顯而名品殊言稱接而情志暢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稱也欲辯其實則殊其名欲宣其志則立其稱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此猶聲發響音應形存影附不得相與為二苟其不二則無不盡吾故以為盡矣

謳謠

爾雅曰徒歌謂之謠 毛詩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左傳曰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瞠其腹弃甲而復于思于思弃甲復來 家語曰孔子相魯齊人歸女樂魯君淫荒孔子遂行師乙送孔子曰吾欲歌可乎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舌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列子曰堯微服遊康衢童兒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事具雜文 部詩篇 韓子曰齊相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管仲曰公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

發倉賜貧窮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其冠乎 呂氏春秋曰魏襄王使史起為鄴令引漳水灌田民得利相與歌曰鄴有聖令為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斤鹵生稻梁 史記曰曹參為漢相國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

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 又曰衛子夫為皇后弟青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 漢書曰趙中

大夫白公奏川渠引涇水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河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鋪為雲決渠為兩涇水一石其泥數斗 事具產業 部田篇 又曰馮立為西河

上郡在職公廉與野王相代治行相似而多恩吏民乃歌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聖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

君 東觀漢記曰張湛為漁陽太守開田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歧張君為政樂不可欺 事具職官 部刺史篇 又曰廉範字

叔度為蜀郡太守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範乃毀削先令但嚴儲水而已

百姓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堵昔無一襦今有五袴事具職官

新序曰延陵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徐人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舊

故脫千金之劍以帶丘墓事具職官謝承後漢書曰岑脗遷魏郡大守人歌

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蝨賊岑君遏之狗犬不驚馬足下生羸含哺

鼓腹焉知凶災我嘉我生獨丁斯時美哉岑君於戲在茲 又曰皇

甫嵩請異州一年田租以贍飢民百姓歌曰天下亂兮市為墟母不保子

妻失夫賴得皇甫復汝居事具職官又曰劉駒駭除縱陽長以病免吏民

思而歌之曰悵然不樂思我劉君向時復來安此下民事具職官又曰郭

賀字喬卿為荊州刺史到官有殊政百姓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

正朝廷上平事具職官續漢書曰張霸為會稽郡越賊歸附童謡

曰弃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 又曰李燮拜京兆詔發西園錢君上

封事遂不發吏民愛敬乃謡曰我府君道教舉恩如春威如虎剛不

吐弱不茹愛如母訓如父 吳志曰周瑜少精意於音樂三爵之後其有關

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時人謡曰曲復誤周郎顧 吳錄曰王譚字世容為

成武令民服德化宿惡奔迸父老歌曰王世容治無雙省徭役盜賊空

王隱晉書曰王祥為本州別駕時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

空別駕之功 又曰裴秀年十歲餘時人謡曰後進領袖有裴秀 又曰諸

葛恢字道明荀闓字道明蔡謨字道明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歌

之曰京師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續安帝紀曰司馬休之兄尚

為桓立所敗休之奔淮泗頗得彼之人心從者為之歌曰可憐司馬公作

性甚溫良憶昔水邊戲使我不能忘 會稽典錄曰徐弘字聖通為汝

陰令誅鋤姦桀道不拾遺民歌之曰徐聖通政無雙平刑罰姦宄空 文

士傳曰東晉太康中大旱哲乃令邑人躬共請雨三日水三尺百姓為之歌景

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酬之報東長生

郭氏世傳曰郭褒為榮陽令廣築學館會集朋徒民知禮讓乃歌曰榮

陽令有異政脩立學校人易性令我子弟恥訟爭 車頰秦書曰符堅時

閔隴百姓豐樂民歌之曰長安大街兩邊種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栖 趙

書曰劉曜討陳安於隴域安死乃謡曰隴城健兒曰陳安斃幹雖小腹中

寬愛養將士同心肝

事具軍器稍篇

趙書曰汲桑六月盛暑重裘累茵使人扇

患不清涼斬扇者時軍中為之謠曰士為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被豹裘

不識寒暑斬他頭襄陽耆舊記曰山季倫每臨習池未嘗不大醉而還

恒曰我高陽池中也襄陽城中小兒歌之曰山公何所去往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

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着白接離舉鞭向葛強何如并州兒

世說曰郤超王珣並以俊才為相大司馬所眷珣為主簿超為記室參軍

超為人多鬚珣形狀短小時人為之歌曰驕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

公怒晉夏侯湛長夜謠曰日暮兮初晴天灼灼兮遐清披雲兮歸山

垂景兮照庭列宿兮皎皎星稀兮月明亭檐隅以逍遙兮盼大虛以

仰觀望閭闔之昭晰兮麗紫微之暉煥晉湛方生懷歸謠曰辭衡

門兮至歡懷生離兮苦辛豈羈旅兮一慙亦代謝兮感人四運兮道盡化

新兮歲故氣慘慘兮疑晨風淒淒兮薄暮雨雪兮交紛重雲兮四布

天地兮色合兮同素山木兮摧披津壑兮疑冢感羈旅兮苦心懷桑梓

兮增慕胡馬兮戀北越鳥兮依陽彼禽獸兮尚然況君子兮去故鄉望

歸塗兮漫漫窮二流兮洋洋思涉路兮莫由欲越津兮無梁陳沈炯

獨酌謠曰獨酌謠獨酌獨長謠智者不我顧愚夫余未要不愚復不智誰當

余見招所以成獨酌一酌傾瓢生涯本漫漫神理暫超超一酌矜許史再酌

傲松喬頻煩曰五酌不覺凌丹霄倏忽厭五鼎俄然賤九韶彭殤無異葬

夷跡可同朝龍蠖非不屈鵬鷄但逍遙寄語號啾侶無乃大塵囂

吟

說文曰吟歎也釋名曰吟嚴也其聲本出於憂愁故聲嚴肅使聽之悽

歎也毛詩序曰吟詠情性以風其上蓋鐵論曰曾子傍山而吟山鳥下翔

東觀漢記曰梁鴻常閉戶吟詠書記魏志曰管輅隨軍西行過母丘儉

墓下倚松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

無後可守陳武別傳曰陳武字國本休屠胡人常騎驢牧羊諸家牧豎十

數人或不知歌謠者武遂學太山梁父吟幽州馬客吟及行路難之屬文士傳

曰李康清廉有志節不能心俗為鄉里豪右所共害故官途不進作遊山

九吟蜀志諸葛亮梁父吟曰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有三墳纍纍

正相似問是誰家家田強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理一朝被讒言三桃殺
三誰能為此謀國相齊晏子 **晉**潘尼逸民吟曰我顧傲世自遺舒志六合
東果是追沐浴池洪迅羽衣陟彼名山採此芝薇朝雲靉靄行露未晞遊
魚羣戲翔鳥雙飛逍遙博觀日晏忘歸嗟哉世士從我者誰

嘯

雜字解詁曰嘯吹聲 毛詩曰有女仳離條其嘯矣遇人之不淑矣列女
傳曰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嘯傍人聞之心莫不為之慘者鄰
婦從之遊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乎吾為子求偶漆室女曰吾豈為不嫁之故
而悲哉憂吾君老太子少也 莊子曰童子夜嘯鬼數若齒 吳越春秋曰
吳王闔閭將欲伐楚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歎羣臣莫有曉王意者
伍子胥深知王意乃薦孫武善為兵法人莫知其能 魏略曰諸葛亮在
荊州遊學每晨夜常抱膝長嘯竹林七賢論曰阮籍性樂酒善嘯聲聞
數百步又曰籍常箕踞嘯歌酣放自若時蘇門山中忽有真人在焉籍
親往尋其人擁膝巖巖遂登嶺從之箕坐相對籍乃商略終古以問之

十九

仡然不應籍因對之長嘯有間彼乃斷然笑曰可更作籍乃為嘯意
盡退還半嶺嶺巔啣然有聲若數部鼓吹顧瞻乃向人之嘯也 孫
登別傳曰孫登魏末處却北山中以石室為宇編草自覆阮嗣宗聞登
而往造焉適見苦蓋被髮端坐巖下鼓琴嗣宗自下趨之既坐莫得
與言嗣宗乃嘲嘈長嘯與鼓琴音諧會雍雍然登乃道爾而笑因
嘯和之妙鄉音動林壑 事具樂府部琴篇 晉陽秋曰嵇康見孫登對之嘯時
不言 郭子曰劉道真少時善歌嘯有一老姥識其非常之人甚樂其
歌嘯乃殺狔進之道真食狔不謝潯陽記曰相宣穆使人尋廬山見一
謂之曰君過前嶺必逢二年少相隨長嘯試要問之若不與言者可速去
此人過嶺果見二年少以袂掩鼻長嘯狀如惡鼻呼不與言 世說曰晉文
王德盛功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唯阮籍箕踞嘯歌酣放自若 又曰劉
越石為胡騎所圍城中窘迫劉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淒然長歎
搜神記曰趙炳嘗臨水從船人乞渡船人不許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
亂流而濟漢 晉春秋曰桓帝幸樊城百姓莫不觀之有一老父獨耕不輟

議郎張溫使問焉父嘯而不荅 王廙別傳曰王導與庾亮遊于石頭會
遇廙至爾曰迅風飛帆廙倚樓而長嘯神氣甚逸 神境記曰滎陽郡西
有靈源山有石髓紫芝昔者有採藥此山聞林谷間有長嘯者今樵人
往往猶聞焉 異苑曰尋陽姑石在江之坻初桓玄至西下令人登之中嶺便
聞長嘯聲甚清澈至峯見一人箕踞石上 夢書曰夢吹嘯者欲有求
詩 晉陸雲詩曰逍遙近南畔長嘯作悲歎 晉郭璞詩曰綠羅結高
林蒙籠蓋一山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 晉成公綏嘯賦曰逸君羊公
子體竒好異傲世忘榮絕弃人事於是延友生集同好精性命之至機研
道德之玄奧邈跨俗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發妙聲於丹脣激哀音於
皓齒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鬱而燦起協黃宮於清角雜商羽於流徵
飄遊雲於泰清集長風乎萬里諒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故聲不
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動脣有曲發口成音觸類感物因歌
隨吟清激切於竽笙優潤和於瑟琴列列颺揚啾啾響音作奏胡馬之長
思向寒風乎北朔又似鴻鴈之揚鷄羣鳴號乎沙漠故能因形創聲隨事
造曲應物無窮機發響音速乃吟詠而發散聲繹繹而響音連心絛蕩而無
累志離俗而飄然 晉郭仲堪將離詠曰爾乃理轡杖策或乘或步行悲
歌以諧歡助長嘯以啓路 晉桓玄與袁宏都書論嘯曰讀卿歌賦序
詠音聲皆有清味然以嘯為騁騁有限不足以究幽旨將未至耶夫契神
之音既不俟多瞻而通其致苟一音足以究清和之極阮公之言不動蘇門
之聽而微嘯一鼓玄默為之解顏若人之興逸響惟深也哉 泰山松栝栢
南郡書曰嘯有清浮之美而無控引之深歌窮測根之致用之彌覺其
遠至乎吐辭送意曲究其奧豈脣吻之切發一往之清冷而已哉若夫阮公之
嘯蘇門之和蓋感其竒何為嚮此一至大疑嘯歌所拘耶

笑

說文曰欣笑喜也 易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 又曰旅人先笑而後號咷 又曰
笑言啞啞 毛詩曰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傲中心是悼 又曰兄弟不
知嗔其笑矣 又曰載笑載言 又曰宴笑語兮 左傳曰晉侯使邾克徵會
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邾子登婦人笑於房 又曰晉士彌牟送叔孫

于箕叔孫使梁其踵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效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

穀梁傳曰季孫行父禿晉郟克跛衛孫良夫眇曹公子首僂同聘於齊

齊使禿者御禿者跛者御跛者僂者御僂者蕭肅同叔子處臺而笑

之客不悅事具論語子曰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

乎公明賈對曰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

後取人不厭其取 又曰子游為武城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

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禮斗威儀曰君桑土而王其民人好大笑 樂聲

儀曰人情喜則笑矣 老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 晏子曰齊

景公置酒泰山公四望喟然歎泣數行曰寡人將去此堂國者而死耶左右

泣者二人晏子搏髀仰天大笑曰樂哉今之飲也公怒曰子笑何也對曰臣見怯

君一諛臣三是以大笑公慙 瑣語曰師曠御晉平公鼓琴輟而笑曰齊君與

其嬖人戲墜於牀而傷其臂平公命人書之曰某月某日齊君戲而傷問

之於齊侯笑曰然有之 楚辭曰若有介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

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又曰行不羣以顛越兮又眾兆之所咤 呂

氏春秋曰戎常寇周幽王擊鼓諸侯皆至褒姒大悅而笑王欲褒姒之笑數

擊手鼓而諸侯至無寇及具寇之擊手鼓而諸侯不來遂為戎所滅 史記曰

孫子試兵以王寵姬二人以為軍隊長三鼓宮女皆掩口而笑 又曰孟嘗君過

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大笑曰始以薛公為魁梧也然

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 又曰高祖奉玉卮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

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

為樂 漢書曰匡衡能解詩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

事具雜蜀志曰馬忠為人寬濟有度量但大笑而已忿怒不形於色 晉中興

書曰石勒與李陽相近陽性剛復每爭寢麻他共相撲打互有勝負勒既

貴召陽至引入言及平生酒酣宣陽肘曰卿年老臂中故有力不頗復與人鬪

耶孤往數得卿拳卿亦快得孤毒手曰四大笑 又曰勒治門閤至峻有醉胡

乘馬徑入府門勒問門吏馮者翦向走馬入門為是何人翦惶遽誤對忘諱

向有醉胡乘馬馳來即已訶問胡人難與語非小吏所制勒笑曰胡正自難

可與言 蜀記曰譙周字允南體貌素朴無造次辯論之才諸葛亮領益州

牧州為勸學從事初見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欲不能
忍況左右乎世說曰張華問陸機曰雲何以不來機曰雲有笑疾恐公未悉
故未敢俄而雲詣華華為人多姿制又好帛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己
又曰陸雲好笑嘗著練幘上舡水中自見其影便大笑不已幾落水又曰相
南郡與道暉講老子王侍中為主簿在坐相公曰王主簿可顧名思義未
有答且大笑相公曰王思道故能作大家兒也晉書孫楚笑賦曰有度俗之
公子惣万物之細故心髣髴乎巢由以得意為至樂不拘戀乎凡流會親
戚於高宇結宗盟於綢繆所以交頸偃仰推匈指掌冗洪聲於通谷順
長風以流響音氣參譚以相屬若將頽而復往或嘖蹙俛首狀似悲愁拂
鬱鬱唯轉呻吟郁伊或攜手悲嘯噓天長叫遲重則如陸沉輕疾則如水漂
徐疾任其口頰負合得乎機要或中路背叛更相毀賤傾何匡我彫聲迄乎
日晏信天下之笑林調詭之巨觀也

藝文類聚卷第十九

卷十九

聖 賢 忠 孝

聖

尚書曰睿作聖 又曰聖作則 莊子曰以德分人謂之聖 白虎通曰才稱
萬人曰傑倍傑曰聖風俗通曰聖者聲也通也言其聞聲知情通於天地條
暢万物也 家語曰聖者德合天地變通無方也 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
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禮記曰大
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万物峻極于天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
壽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又曰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叡智足
以有臨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齋莊中正足以有節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
也 毛詩曰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不失其聖也又
曰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大戴禮曰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 又曰哀
公問曰何謂聖人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智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測物之情
性者也 論語曰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矣 子貢曰固天縱之

禮記

卷二十一

將聖又多能也 禮記曰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
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 家語國有聖人而不能欲以求治是猶却步
而求及前人也 六韜曰聖人與天下之人皆安樂 又曰聖人守無窮之府用無窮
之才天下仰之而治 管子曰聖人若天然無私覆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
天下也 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
文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明於分理也愚人之同死生不
知利害所在也 又曰聖人以仁義爲準繩中繩之謂君子不中繩之謂小人
列子曰龍叔謂文執子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執即命龍叔背明而立文執
從後向明而望之旣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
流通一孔不達今聖智爲病者或由此乎 又曰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與
荅曰聖則丘何敢曰三王聖者與荅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
者與荅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與荅曰三皇善因時
者聖則丘弗知商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曰西方聖者不治而不亂不言之自
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又曰庖犧女媧神農夏后蚩身人面牛首此

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

事其帝王
部女媧篇

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

者難為言莊子曰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者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

而無聖人之才吾教之其果為聖人也又曰堯辭封人曰我以汝為聖人曰夫聖人

鶉居而鶩食鳥行而無迹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

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孫

卿子曰神固謂之聖人聖人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此矣又曰天下無二道聖

人無兩心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聖人者天下利器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

寸陰故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又曰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

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又曰孔子不黔突墨子不暖席是故聖人蒙

恥辱以干世主者非以貪祿慕位欲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神農惟悴堯

瘦矐舜微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亦甚矣又曰古者聖人

勞形盡慮為民興利除害三職天下之憂而任海內之事聖人之憂民如此其

明也楊子法言曰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孔子聖者與曰知之若知之則曷為

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得聞乎曰用之則棄其所習逆其所從彊其

所劣捐其所能非天下之至孰能用之韓詩外傳曰辟土殖穀者后稷也決

江疏河者禹也聽獄執中者皋陶也然而有聖名者堯也神異經曰西南大荒

中人身長十丈其腹圍九丈踐龜蛇戴朱鳥左手憑青龍右手憑白虎知河

海斗斛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獸言語識土人所道知百穀可食識草木

鹹苦名曰聖曰哲一名通一名無不達尚書大傳曰天無別風淮南雨中國有聖

人姚信士緯曰聖人高不可極深不可測窮神知化獨見先識仁若春陽信

若影響音此所稟於天也說苑曰聖人之於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飢者食之

寒者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頌後漢張超巨父頌曰巖

巖孔聖異世稱傑量合軋坤明參日月德被八荒名充遐外終於獲麟遺

歌魯衛晉孫楚尼父頌曰皇矣尼父聖哲之傑德比天地明齊日月周室陵

遲大道蕪穢禮樂崩阻茲英雄罔世乃養門徒廣延俊又垂訓列國頌贊魯

衛威震夾谷義厭陳蔡德之休明幽而弥泰超美三代風馳雲邁晉曰

陸機孔子贊曰孔子睿聖配天弘道風扇玄流思探神寶明發懷周興二謨

老靈魄有行言觀蒼昊清歌先誠丹書有造晉湛方生孔公贊曰文王

老靈魄有行言觀蒼昊清歌先誠丹書有造晉湛方生孔公贊曰文王

既沒微言將墜邈哉孔公龍見九二闡化繫象素王洙泗發揮中葉道映

周季

碑後漢彌衡魯夫子碑曰受天至精純粹睿哲崇高足以長世寬

容足以廣包幽明足以測神文藻足以辯物然尚敬學以求之下問以誣之虛心以受之深思以詠之愍周道之迴通悼九疇之乖悖故發憤忘食應聘四方魯以大夫之位任以國政之權譬若飛鴻鸞於中庭騁騏驎於閭巷也是以期月之頃五教克諧移風易俗邦國肅焉無思不服懿文德以紆餘綴三五之紀綱流洪耀之休赫曠万世而揚光夫大明以動天則也廣大無疆地德也六經混成洪式也備此三者聖極也合吉凶於鬼神遂殂落於夢寐是以風烈流行無所不通故立石銘勛以示昭明辭曰煌煌上天篤降若人邈矣悠哉千祀一鄰明德弘監情性存存弈弈純嘏稽憲乾坤曜彼靈祇以訓黎元終日乾乾配天之行在險而正在困而亨窮達之運委諸穹蒼君日月則陰天地不光聖睿殂崩大猷不綱

論

後漢孔融聖人優劣論曰荀愜等以為聖人

卷二十一

七

已

聖極荀以為孔子稱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是為覆蓋衆聖取優之明文也孔以堯作天子九十餘年政化洽於民心雅頌流於衆聽是以聲德發聞遂為稱首則易所謂聖人於其道而天下化成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必世而後仁者也故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堯之為聖也明其聖與諸聖同但以人見稱為君爾

梁沈約辯聖論曰聖人蓋人中之含明德

盡照精粹凝玄者或三聖並時或千載寂蔑聖人遺情忘已常以兼濟為念若不登九五之位則其道不行非以黃屋玉璽為尊貴也文王造周而未集武王集之而未成周公雖無王錄而父兄二聖之烈不可以終若夫表以聖功制禮作樂則太平之基不著二聖之美不彰孔子當無錄之運值自晦之時而云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欲以聖德示天下垂來世當仲尼在世之時世人不為聖人也伐樹削迹于七十君而不值或以東家丘或以為喪家犬若不高歎鳳鳥稱夢周公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當世安知其聖人乎

毛詩三丘中有麻思賢也 又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
立太平之基矣 春秋繁露曰氣之清者為精人之清者為賢治身者
以積精為寶治國者以積賢為道 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又曰野
無遺賢 論語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 又曰見賢思齊
焉見不賢而內自省者也 又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回也不改其樂 又曰
臧文仲其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又曰賢賢易色 京房易飛候曰視
四方常有六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有聖賢人隱 家語曰孔子讀史至楚
復陳喟然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非申叔時之忠弗能見
其義非莊王賢弗能受其訓 又曰哀公問孔子曰當今之君孰者最賢孔
子曰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無別而子賢之何也對曰靈公之弟曰公
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靈公任之有大夫史鮒以道去衛而靈公却舍琴
瑟不御臣以此賢之不亦可乎 國語曰曰季使於箕野見箕缺耨其妻鮒之
耨相待如賓歸而進之曰得賢人敢以告文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
忘耨也使為下軍大夫 列子曰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 尹文子曰尹文

子見齊宣王宣王歎國寡賢尹文子曰使國悉賢孰處王下王曰國悉不肖

孰理王朝王曰賢與不肖皆無可乎文子曰不然有賢有不肖故王尊於上臣
卑於下賢賢退不肖所以有上下也 申子曰千里有賢者是比肩而立也孫
卿子曰古之賢人食則飭饘不足衣則短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
呂氏春秋曰公孫枝獻百里奚於繆公三月請屬事焉公曰買之五羊之皮
而屬事無乃為天下笑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議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夫
誰笑哉 又曰賢者遣人以仁 又曰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賢也 又曰魏文侯過段干
木之間而式其僕曰君胡式曰干木賢者也吾安敢不式 韓子曰晉平公問
叔向曰吾羣臣孰賢對曰趙武賢武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其所舉者
數十人皆令德也 黃石公三略曰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當其害達
賢者福流子孫嫉賢者名不存 韓詩外傳曰聖人求賢者以自輔 又曰
魏文侯問孤卷子曰父子兄弟臣賢足恃乎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
賢不過舜而瞽瞍拘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
不過湯武而桀紂伐君欲治亦從身始人何可恃 物理論曰賢人為德體

自然也故語曰黃金累千不如一賢頌漢王褒聖主得賢官頌曰夫賢者
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効衆
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巧冶鑄千將之樸清水淬其鋒
越砥斂其鏑水斷蛟龍陸剗犀革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
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夏之鬱燠
龍衣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淒滄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有賢人君子
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
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愀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
施効斥逐又非其僞言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強甯寧子
飯牛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爭則見聽進退得閑其忠
任職得行其術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次員說士故世必有聖智
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王聖後又將自至若
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列布故
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一

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
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万祥必臻是以聖王
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贊晉夏侯湛顏子贊曰知章
知微體深研機明象介石量同聖師探蹟罔滯在言靡非遺仰諸惟高
瞻之攸希又左丘明贊曰世亂讒勝君子道憂丘明達聖致志春秋微言
逃難旁行不流庶幾斯文希志訓猷晉戴逵顏回贊曰神道天絕理非
語象不有伊人誰憐誰仰際盡一時照無二朗契彼玄迹冥若影響晉
孫楚顏回贊曰束身勵行宗事聖道鑽仰孜孜視子猶考碑後漢禰
衡顏子碑曰稟天地之純和鍾岳瀆之休靈睿哲之姿誕自初育英絕之
才顯乎嬰孩在束脩之齒入宣尼之室德行邁於三千仁風橫於万國知微
知章聞一覺十用行舍藏與聖合契名爲四友之冠寔盡疏附之益爾乃安
陋巷挹清流甘簞瓢以充飢雖屢空而不憂于時河不出圖周祚未訖仲
尼無舜禹之功先生包元凱之烈其辭曰亞聖德蹈高蹤遊洙泗肅禮容備
懿體心彌冲秀不實振芳風配聖饋圖辟雍紀德行昭周窮論魏

高貴鄉公顏子論曰心不違仁行無二過用行舍藏與同進退聽承聖言
罔有不喻叙之於易以章殊異死則悲慟謂天喪已所以慙慙至於此者聖
人嘉美良才之効也設使天假之年後孔子沒焉知其不光明聖道闡揚
師業有卓爾之美乎百慮之所得愚者有焉願後之君子詳覽之焉爾

忠

說苑曰逆命利君謂之忠 孝經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
其惡 左傳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
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
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 又曰晉懷公命無從亡人狐突之子毛及偃
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策名委
質貳乃辟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乃殺之 又曰楚子滅若敖氏其孫歲尹
克黃使於齊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歲尹曰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
自拘司敗 又曰季文子卒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
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積可不謂忠乎 又曰楚子

忠義二十

六

忠義

囊將死遺言謂子庚曰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將死不忘衛社稷可
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 家語曰孔子曰晏子於君為忠臣於行為恭敬
晏子曰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從焉仁人固多心乎對
曰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 韓詩外傳曰有大忠有次忠有下忠若
周公於成王可謂大忠管仲於桓公可謂次忠子胥於夫差可謂下忠矣 又
曰狄人殺衛懿公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使還哭畢呼天因自出其肝
內懿公之肝齊桓公聞之曰弘演可謂忠矣 史記曰項籍圍漢王於滎陽
漢將紀信曰事已急請為王王可間出紀信乘黃屋左善縣曰城中食盡
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與數十騎出項王燒殺紀信 說苑曰楚莊王
立三年不聽朝令於國曰諫者死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
死不諫非忠也乃諫事具 又曰卑身賤體進賢不解數稱往古之行事
以厲王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如此者忠臣也 漢書曰非劉氏不王高祖制
詔御史長沙王吳芮忠其定著令 又曰王莽遣使者即拜龔勝以印綬
就加勝身勝輟推不受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豈以一身事二姓哉語

畢遂不復飲食積十四日死東觀漢記曰光武指王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是日遷常為漢忠將軍續漢記曰陰識拜特進極言正議至與賓客語不及國事常慕仲山甫夙夜匪解又曰温序為護軍校尉行部至隴西為隗囂將荀宇等所劫欲生降序序大怒以節搥殺賊趨欲殺序宇止之曰義士欲死節賜劔令自裁序受劔銜鬚著口中歎曰無令鬚汗土遂伏劔謝承後漢書曰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巡行風俗餘人受命之部而張綱獨埋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無君之心十五事皆臣子所切齒者也魏志曰王脩為大農郎中令時嚴才反攻掖門脩聞變將官屬出至宮門太祖在銅雀臺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鐘繇謂脩曰舊自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脩曰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也又曰典韋拜都尉太祖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帳韋性忠至謹重常晝夜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稀歸私寢蜀志曰初諸葛亮自表後主成都有桑八百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至於臣在外任隨身不食

悉仰於官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及卒如其所言周處別傳曰至賊為亂以處為建威將軍以兵五千受夏侯俊節度處遂進軍大戰仰天歎曰古者良將受命鑿金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我為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戰死

贊 梁元帝忠臣傳記託篇贊曰太真英挺投袂勤王伯猷蹈節身殞名揚嶷嶷景倩主亡與亡嗟乎尚矣惟國之良又忠臣傳陳爭篇贊曰子政鏗鏗誠存社稷朱游折檻遂其姪直

又忠臣傳執法篇贊曰設官分職咸曰師師彼己之子邦之直司豺狼當路安問狐狸昏明有世直道無時

表 梁元帝上忠臣傳表曰資父事君是曰嚴敬求忠出孝義兼臣子是以冬温夏清盡事君之節進思將美懷

出奉之義義考軒改物那周受命三能十亂九棘五臣靡不夙夜在公忠為令德若使縉雲得姓之子如昌魯衛之臣是知理合君親孝忠一體性

與率由因心致極臣連華霄月漢馮憑暉日月三握再吐夙奉紫庭之慈春詩秋禮早蒙丹宸之訓宣帝褒德麟閣畫克國之形顯宗念功雲臺圖仲

華之象

梁 王筠答湘東王示忠臣傳牋曰竊以孝實天經忠為令

德百行攸先心靡或昔淮南鴻烈事無的淮沛王通論義止儒術東平獲譽言為片言臨淄見稱文辭小道孰若理冠君親義兼君子謹當宣示遐邇光揚德音序梁元帝忠臣傳序曰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因生所以盡孝因位所以立忠事君事父資敬之理寧異為臣為子率由之道斯一忠為令德竊所景行且孝子烈女逸民咸有別傳至於忠臣曾無述製不今將發篋陳書備加論討又忠臣傳死節篇序曰自非識君臣之大體臨生生死之弘分何以能滅七尺之軀殉一顧之感然平路康衢從容之道進危塗險徑忠貞之節興登平路者易為功涉險塗者難為力從容之用世不乏人忠貞之既時難屢有

孝

爾雅曰善事父母曰孝 孝經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又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又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禮記曰曾子曰孝有三天天子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又曰公明儀問於曾

禮記卷二十

八

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 曾子曰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 又曰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 又曰生則劬養死則劬享 毛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育我長我畜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惠昊天罔極 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又曰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子游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襟老以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 韓詩外傳曰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故孝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推牛而葬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初吾為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尺轉嘗百乘然猶北嚮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說苑曰曾子常有為不中曾皙怒援木擊之曾子有頃乃蘇退鼓瑟而歌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昔舜事瞽瞍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

可得而小箠則受大箠則走今曾子委身以待暴怒以陷父不義不
孝孰大乎 又曰韓伯瑜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未嘗泣今何泣對
曰他日得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痛是以泣也 又曰閔子騫兄弟二人
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為其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
父則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温即謂其婦曰吾所以娶汝乃
為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留子騫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四子寒其父默然
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温 列女傳曰老萊子孝養
二親行年七十嬰兒自娛著五色采衣嘗取漿上堂跌仆因卧地為小
兒啼或弄烏鳥於親側 漢書曰淳于緹縈齊人淳于意五女無男
坐事當刑緹縈最幼涕泣隨父到長安上書曰妾父為監齊中皆稱
廉平今坐事當刑妾乞沒為官婢以贖父罪文帝詔免意罪并除肉
刑 又曰文帝母薄太后疾文帝侍養數年衣不解帶親供糝盛坐罪不
及父母下哀矜之詔 又曰金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母病
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母見畫常拜之涕泣東觀

漢記曰長沙義士古初父喪未葬鄰人火起及初舍下棺不可移初冒火
伏棺上俄而火滅 又曰趙咨至孝躬率子孫耕農為養盜嘗夜往劫之
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為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
乞置衣糧妻子餘物無所惜諸盜皆慙歎跪日所犯無狀于暴賢者言
畢奔走 又曰黃香父為郡五官貧无奴僕香躬執勤苦盡心供養冬
無被袴而親極滋味暑即扇牀枕寒即以身温席 續漢書曰申徒蟠
九歲喪父孝毀過禮服除不進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 郭林宗別
傳曰茅容耕於野避雨樹下眾皆夷踞相對獨容危坐愈恭林宗行見
而奇之與言因請寓宿既而日夕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供
其母自以菜蔬供客同飯林宗起拜曰卿賢乎我哉 汝南先賢傳曰薛
苞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父娶後妻而憎苞分之令出苞日夜號泣不
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
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 蜀志曰先主在樊率其眾南行諸葛亮與
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

王霸之業以此方寸心今已失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於此別遂詔曹
公 吳書曰顧悌以孝悌廉正聞於鄉黨每得父母書洒掃整衣服設
几案舒書其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父有疾耗之問臨書垂
泣哽噎父終水漿不入口五日孫權爲作布衣一襲強令悌釋服悌雖以公
義自割猶以爲不見父喪常畫壁作棺象設神坐於下每對之哭泣服未
闋而卒 晉中興書曰吳隱之少有孝行遭母憂哀毀過禮太常韓康
伯鄰居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淚悲不自勝 蕭廣濟孝子傳曰媯
皓父昆被劾入重皓年十六號頭詣闕通章不省皓不飲食懷石腰中詣公卿
輒出石置地叩頭流血覆面莫不傷懷遂奏理昆罪 師覺授孝子傳曰
程曾年七歲喪母哀號哭泣不異成人祖母憐之嚼肉食之覺有味便吐去宗
躬孝子傳曰吳坦之隱之兄也母葬夕設九飯祭坦之母臨一祭輒號慟斷
絕至七祭吐血而死 又曰張景省六歲喪母母遺物悉散施唯留畫扇
每感恩輒開匣流涕父邵爲吳興太守暴疾報至天雪水涸便徒跣上岸
左右捉履屣逐發都夜晝三日半至郡入郭奉諱氣絕吐血久乃蘇 又曰

華寶八歲

十

華寶八歲義熙中父從軍語寶曰吾還當營婚冠值咸陽喪亂哀
兩絕寶年六十遂不冠娶舉言流涕 又曰何子平事母至孝爲揚州從事
月俸得白米輒負市粟麥人或問之荅曰尊老在東不辦常得米何容
獨食白粲母喪年將六十有孺子之慕晝夜號叫暑避清涼冬不衣
絮 又曰桑虞喪父年十四毀瘠過禮日食百粒以糝藜藿 續搜神
記曰吳猛性至孝小兒時在父母邊卧時夏月多蚊室而終不搖扇云懼
蚊室去我及父母終行服墓次蜀賊縱暴焚燒邑屋發掘丘隴民人
迸竄猛在墓側號慟不去賊爲之感愴遂不犯 荀氏家傳曰荀顛年
踰耳順而母年九十色養烝烝以孝聞在喪憔悴貌不可識若嬰孺之
號哀慟傍人 魏王粲思親詩曰穆穆顯妣德音徽止思齊先姑志俾
姜如躬此勞瘁鞠予小子小子之生遭世罔寧烈考勤時從之于征奄
造不造隱憂是嬰咨予靡及退守祧祊 晉孫綽表哀詩曰天地之
德曰生生之所恃者親親存則歡泰情盡親亡則哀悴理極故老菴婆
娑於膝下曾閔泣血於終年哀悼之思至矣自然之性篤矣余以薄祿夙

遭閔凶越在九齡嚴考即世未及志學過庭無聞天覆既淪俯憑坤
厚殖根外氏賴以成訓然以不才不能負荷仁妣弘母儀之德邁榮寒
之操雕琢固頑勉以道義庶幾砥礪犬馬之報豈悟一朝復見孤弃上天
極禍怨痛莫許皆由愚積咎深不能通感自丁荼毒載離寒暑茵
帷塵寂棟宇寒怳仰悲軌迹長自矜悼不勝哀號作詩一首敢冒
諒闇之譏以申罔極之痛詩曰茫茫太極賦授理殊咨生不辰仁考風祖
微微冲弱眇眇偏孤叩心昊蒼痛貫黃墟肅我以義鞠我以仁嚴邁
商風恩洽陽春昔聞郵母勤教善分懿矣慈妣曠世齊運嗟予小子
譬言彼土冀俯愧陋質仰忝高訓悠悠玄運四氣錯序自我酷痛載離
寒暑寥寥空堂寂寂鄉音戶塵蒙几筵風生棟宇感昔有恃望晨遲
顏婉孌懷袖極願盡歡奈何茲妣歸體幽挺酷矣痛深剖髓摧肝
晉夏侯湛離親詠曰剖符兮南荆辭親遐征發軔兮皇京夕臻兮
泉亭撫首兮內顧按轡兮安步仰戀兮後塗俯歎兮前路既感物以
永思兮且歸身乎懷抱苟違親以從利兮曾閔之攸實視微榮之

華卷二

瑣瑣兮知吾志之愈小獨申愧於一兮二德之彌少**賦**魏陳思王曹

植懷親賦曰濟陽南澤有先帝故營呂遂停馬住駕造斯賦焉獨平
原而南鶩覩先帝之舊營步壁壘之常制識旌麾之所停在官曹之
典列心髣髴於平生迴驥首而永逝赴修塗以尋遠情眷眷而頤懷魂須
臾而九反**晉**陸機祖德賦曰咨時文之懿祖膺降神之靈曠栖九德以弘
道振風烈以增劭彼劉公之矯矯固雲網之逸禽既憑形以傲物諒傳
翼而栖林伊我公之秀武思無幽而弗袒形鮮烈於懷霜澤温惠乎挾纊
牧希世之洪捷固山谷而為量西夏坦其無塵帝命赫而大壯登具瞻於
太階濯長纓乎天漢解戎衣以高揖正端冕而大觀戢靈武於既曜恢
懿暉祚之允輯應遠期於已曠昭前光於未戢抱卽節以遐慕振竒
迹而峻立在虐臣之貪禍據西山而作違招長轂於河畔飲奠馬乎江湄
頓雲網而潛泳揮神戈而外臨敵罔隆而弗夷逆無微而不禽茂德韡
其既休元勳曄而荐舉龍表袞服於太階配三台乎其所以故其生也榮

雖萬物咸被其仁其亡也哀雖天網猶失其綱嬰國命以逝止亮身沒而吳亡又思親賦曰悲桑梓之悠曠愧蒸嘗之弗營指南雲以寄款望歸風而効誠年歲俄其聿暮明星爛而將清迴飈肅以長赴零雪紛其下頽羨纖枝之在幹悼落葉之去枚在顧復之遺忘感明發之所懷居辭安而厭苦養引約而摧曲豈忘天命之晚暮願鞠子之速融兄瓊芳而蕙茂弟蘭發而玉暉感瑰姿之晚就痛慈景之先違天步悠長人道短矣異途同歸無早晚矣晉劉柔妻王氏懷思賦曰超離親而獨寄與憂憤而長俱雖亮分以自勉曾無聞乎須臾思遙遙而忡悒疾結滯乎肌膚憶昔日之權侍奉膝下而怡裕集同生而從容常欣泰以逸豫何運遇之偏否獨遼隔於脩路何怛鳥之將分猶哀鳴以告離沉遊子之眷慕孰躬思之可靡於是仲秋蕭索葶收西御寒露宵零落葉晨布羨歸鴻之提提振輕翼而高舉志眇眇而遠馳悲離思而嗚咽彼邁物而推移何子思之難泄聊擘翰以寄懷悵辭鄙而增結宋謝靈運孝感賦曰舉高牆於楊潭眇拉迹於炎州貫廬江之長路出彭蠡而南浮于時月孟節季歲亦告既暨離鄉眷壤改時懷氣戀丘墳而縈心憶桑梓而零淚孟積雪而抽筍王斲冰以鱸鮮萸菜葉於枯木起春波於寒川顧微心之庸福謝精靈於昭晰擁永慕而莫從曾遐感而靡徹梁武帝孝思賦曰念過隙之倏忽悲逝川之不停踐霜露而悽愴懷燧穀而涕零仲由念枯魚而永慕吾丘感風樹而長悲雖一志而捨生奉二親而何期至如獻歲發揮春日載陽木散百華草列衆芳對樂時而無歡乃觸目而感傷朱明啓節白日朝臨木低甘果樹接清陰不娛悅於懷抱唯罔極而纏心寒冰已結寒條已折旅鴈鳴而哀哀朔風鼓而烈烈無一息而緩念與四時而長切蕞葭蒼蒼蒼白露爲霜涼氣入衣淒風動裳心無迫而自切情不觸而獨傷靈虵銜珠以酬志慈烏反哺以報親在蟲鳥其猶爾況三才之令人

頌

後漢蔡邕祖德頌曰昔文王始受命武王定禍亂至于成王太平

乃洽祥瑞必降夫豈后德隆漸浸之所通也是以易嘉積善有餘慶詩稱子孫其保之非特王道然也賢人君子脩仁履德者亦其有焉昔我

烈祖暨于予考世載孝友重以明德率禮莫違是以靈祇降之休
瑞免擾馴以昭其仁木連理以象其義斯乃祖禰之遺靈盛德之所
貺豈是童蒙孤稚所克任哉穆穆我祖世篤其仁其德克明惟懿惟
醇宣慈惠和無競伊人巖巖我考莅之以莊增崇丕顯克構其堂
是用祚之休徵惟光厥徵伊何於昭于今園有甘棠別榦同心墳有
擾冤宅我柏林神不可誣偽不可加析薪之業畏不克荷矧貪靈貺以
爲己華惟予小子豈不是欲于有先功匪榮伊辱 **晉**庾峻祖德頌
曰思文我祖降茲嶽靈綿綿之迹時惟初生天難忱斯駿命靡常世
祚中衰官族消亡念昔厖績惟乃舊章卓烈祖勤止其德允荒漢后不
辟公族剝亂難起蕭牆政由聖官監彼天書我不干時縱德遺寵
顯志遁思均樂公侯逸豫無期烈祖底戒營茲垣墉曾孫篤之永世敬
同 **贊** **晉**夏侯湛閔子騫替白聖既擬天取貞亦希聖蒸蒸于騫靈
體忠正干祿辭親事親盡恭勉心景迹擢辭流詠 **梁**元帝孝德傳
皇王篇贊曰天子之孝曰聖與仁重瞳表德參漏通神皇矣高祖連鑣

孝二十

舜禹天經地義重規沓矩道踰七十聲超三五 **文** 孝德傳天性篇贊

白生之育之長之畜之願我復我答施何時欲報之德不可方思消塵之
孝河海之慈廢書歎息泣下漣漣 **序** **梁**元帝孝德傳序曰夫天經地
義聖人不加原始要終莫踰孝道能使甘泉自涌鄰火不焚地出黃金
天降神女感通之至良有可稱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

藝文類聚卷第三十一

渤海歐陽 詢 撰

德讓 智 性命 友悌 交友 絕交

德

易曰君子進德脩業 又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尚書曰惟德動天無遠
 不届 又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 左傳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
 百官 又曰故昭令德以示子孫 又曰官之失德寵賂彰也 又曰夫德儉
 而有度 又曰楚子問鼎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對曰德之休明雖小重也
 又曰德以柔中國 毛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孝經曰先王有至德
 要道 又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 論語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 又曰
 德行顏淵閔子騫 又曰有德者不_以 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又曰君
 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又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老子曰上德不
 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文子曰川廣者魚大地廣者德厚
 鹽鐵論曰以道德為城以仁義為郭 又曰以道德為胃以仁義為劍
 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時災惑在心公問子韋對曰禍在君可移宰相公曰

藝文類聚卷第三十一

一

德

宰相所與治國也曰移於民公曰民死誰與為君曰移於歲曰歲飢民必
 死子韋曰天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賞君災惑果徙三舍
已具天 漢書曰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漢雜事曰太史言有德星見當有
部星篇 英才賢德同遊者詔下諸郡縣問潁川郡上事曰有陳太丘父子三人俱
 共會社 東觀漢記曰張堪為馮翊見府寺門即下主簿進曰位尊
 德重不宜自輕堪曰禮下公門何謂輕哉 荀氏家傳曰荀彧德行
 周備其所規莫言以聖人為度 海內先賢傳曰黃憲動則踏規矩
 言則發德音 **頌** 晉左九嬪德柔頌曰邈邈德柔越天之剛神以
 知來智以藏往含純溥生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執德純粹岳峻川溥
 履行高厲蕩乎其平敦興聖道率正不傾令問不已載路厥聲
贊 又德剛贊曰温温德剛寔秉道純履此聖義體此敦仁篤物
 博好靡非踈靡非親九族懷附邦邑望塵貴賤華尚素安貧雖
 在崇高必若平民匪道之榮譬言之生民褒飾之譽謂之謗身惟義
 是存惟道是遵 **序** 梁元帝全德志序曰老子言全德歸厚莊周

云全德不刑呂覽稱全德之人故以全德創其名也志隆大夫為首
伊人有學有辯不天不貧寶劍在前鼓瑟從後連環炙輶雍容
卒歲駟馬高車優遊宴喜既令公侯踞掌復使要荒蹶角入室生
光豈非盛矣若乃河宗九策事等神鉤陽雍館之室理歸玄感南
陽樊重高閣連雲北海公沙門人成市咨此八龍各傳一藝夾河兩郡
家有万石人生行樂上足為先但使樽酒不空坐堂恒滿寧與孟嘗
問琴承睫淚下中山聽息悲不自禁同年而語也

論 梁元帝全德

志論曰物我俱忘無貶廊廟之器動寂同遣何思經綸之才雖坐三槐
不妨家有三徑接五侯不妨門垂五柳但使良園廣宅面水帶山饒甘
菓而足花卉葆筠篁而玩魚鳥九月肅霜時鄉良田峻三春捧壘乍
酬黍黍酌外而而歌南山烹羔豚而擊西缶或或或處並以全身為
貴優之游之咸以忘懷自逸若此眾君子可謂得之矣

讓

尚書曰舜帝曰俞咨咨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禹暨

卷二十一

臯陶周官大司徒職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禮記曰君子恭勤樽
節退讓以明禮又曰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
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庭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忠又曰君子貴人而
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又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
天子左傳曰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
寡人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取只又曰齊侯使管夷
吾平戎于晉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
有天子之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
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官仲受下卿之禮而還
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又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
下皆讓論語曰子曰太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孝經曰先之以敬
讓而民不爭家語曰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相謂曰西伯仁人也
盍往質焉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則士讓為大夫大夫讓
為卿虞芮之君曰吾儕小人不可以入君子之朝

禮具產業周書曰陽放桀

於堯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坐再拜從諸侯之位
湯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三讓三千諸侯諸侯莫敢即位然
後湯即天子之位慎子曰堯讓許由舜讓善卷皆辭為天子而退為
正夫列子曰昔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伯夷叔齊實
以孤竹讓而終忘其國莊子曰堯以天下讓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
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山海
經曰君子國民衣冠帶劍士方千里多薰華之草好讓故為君子國
史記曰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亡如荊蠻妻身斷髮以
讓季歷又曰太尉周勃立代王代王曰奉高帝宗廟事重寡人不佞不
足以稱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事
帝王又曰魯連既說秦軍秦軍為却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謝者三
終不肯受平原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連歎曰所貴天
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
不忍為也遂辭而去終身不復見事具隱又曰董偃與館陶主家兒博戲

漢書卷二十一

殿下主伏檻觀之偃負財饒人勝則有讓主益奇之又曰伯夷叔齊孤
竹君之子也父欲立叔齊及卒齊乃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又曰吳王
諸樊元年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弃室而耕乃舍之事具隱漢書曰金日
磾在武帝左右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曰磾曰磾曰外國人且使匈奴輕
漢於是遂為光副又曰文帝初立以陳平為相太尉周勃親以兵誅呂氏
功多平欲讓勃位迺謝病文帝恠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
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又曰韋賢薨子玄成當為嗣玄成心知其非
賢即陽為病狂卧便利妄哭語既葬當龍衣爵以病狂不應大鴻臚
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主夫多疑其欲讓爵於兄
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侯爵
事具封又曰龍龔遂為渤海太守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太守
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呼曰願有所白遂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
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上果問以治狀
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讓歎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

前日臣非有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東觀漢記曰承宮遭王莽篡位天下擾攘盜賊並起宮遂避世漢中建武四年將妻子之華陰山谷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宮悉推與而去由是顯名又曰上封朱祐祐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戶足矣上不許又曰竇融光武時數辭爵位因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一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識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脩道不顯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侯國哉又曰鄧騭永初元年封騭等以定策增三千戶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閉關上疏自陳又曰歐陽尚書博士缺上欲用栢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宏揚州從事臯弘帝曰俞往汝諧因拜榮為博士又曰淳于恭以謙儉推讓為節家有山田橡樹人有盜取之者恭助為收拾載之歸乃知是恭其盜還橡恭不受人又有盜刈恭禾者恭見之念其愧因伏草中至去乃起續漢書曰張堪讓先人餘財數百萬與兒子謝承後漢書曰雷義舉茂才讓於

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滕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魏武今日讓禮于得禮二尺魏武帝雜事曰辭爵逃祿不以利累名不以位虧德之謂讓魏志曰太祖署邴原為丞相掾事崔琰為東曹掾記讓曰徵事邴原議郎張軌皆秉德純壹志行忠方清淨足以厲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吳志曰魯肅卒孫權以嚴峻代肅峻前後固辭曰僕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發言慷慨至于流涕權乃聽焉世嘉其能以實讓又曰薛綜為選曹尚書固讓顧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服眾望誠非愚誠所可越先又曰邴愔字方回拜給事黃門侍郎愔苦求外出時吳郡缺朝讓用愔愔以次負輕而年少不宜超登大郡辭讓切至朝廷嘉之江表傳曰程普頗以年長陵侮周瑜瑜折節下之不與計普後自劾而親重之乃告人曰吾與周公瑾交若飲淳醪不覺醉時也許遜別傳曰遜年七歲無父躬耕負薪以養母盡孝劬之道與寡嫗共田桑推讓好者自取其荒不

營榮利毋常譴之如此當乞食無處居笑應母曰但願老母壽耳
郭翻別傳曰翻經水隊力於水路人有為取者翻因與之路人不取至於
三四路人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乎路人曰吾若取此物為天地鬼
神所責矣翻知其終不受乃沉刀於向所失處路人悵然乃復沒為
取之翻於是不逆其意十倍刀價與之 符子曰太伯將讓其國於季
歷謂其傅曰太王欲以國之事而以嗣我我其羞之吾聞至人也不君一
世而萬世以之君不貴一代之貴吾焉能貴乎一國而賤乎
萬代哉 **梁**陸雲太伯碑曰夫至仁至德垂風垂化內脩訓範外陶氓
俗百年之教淳道載凝而百年既終遺愛斯軼莫不肅虔寢廟著
名金石貽其後昆聿遵前典是以禹堂既毀增飾丹青堯碑載焚重
覩刊勒太伯膺慶二儀協靈七耀志軼天下慈深万物脫屣歧周克
讓之風斯舉端委楊越衣冠之俗載成重以仲雍揚波延陵蹈節民
習敦厚俗懷忘信憂深思遠千載遺風美哉洋洋致足觀也昔蒼
洲遁迹箕山辭位志守幽優不越鑄俎猶以稱首高節標名往代豈

若吾君之子義結民心獄訟載歸謳歌屢請能捨玉輿之貴永龍衣
皮冠之迹悠然獨往信無德而稱焉吾啓金車晉遷紫蓋寔号帝
鄉爰是天邑若乃忠人入國悽愴生悲殉義希風懦夫立志 **論** **晉**劉寔
崇讓論曰古之聖王之治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而息爭也夫
情莫不皆欲已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豈假讓不賢哉故讓
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而自立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
寔多者而用之審才之道也在朝之人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
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為一國所讓一國士也天下所共則天下才也推讓
之風行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故曰蕩蕩
乎堯之為君莫之能名言天下自治不見堯所以治之故不能名也又曰
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賢人相讓於朝大才
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則天下無事矣以賢才治無事至治興矣
已抑其或復何所與故可歌南風之詩彈五弦之琴也 **晉**孫盛周泰
伯三讓論曰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鄭玄以為託採藥而行一讓也不奔喪二讓也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者之美皆蔽隱不著王肅曰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焉盛謂玄既失之而肅亦未為得也玄之所云三迹顯然天下所共見也何得云隱而未著乎三迹苟著則高讓可知亦復不得云其讓隱也蓋太伯之出讓迹已露不奔喪故事耳斷髮之言與左傳明文相背又不經也然則稱三讓者其在古公至文王乎周之王業顯於亶父受命於昌太伯立覽弃周太子之位一讓也假託遜遁受不赴喪之譏潛推大美二讓也無胤嗣而不養仲雍之子以為己後是其深思遠防今周嫡在昌天人叶從四海悠悠無復纖芥疑惑三讓也凡此三者帝王之業故孔子曰三以天下讓言非其常讓若感札之倫者也

智

爾雅曰距齊州以南戴日為丹穴丹穴之人智易曰智周萬物道濟天下論語曰智者樂水又曰智者動又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又曰若感武仲之智又曰智者不惑禮記曰舜其大智與事具帝王部周書曰智與

衆同者非人師也且成事必在大智家語曰孔子曰好學則智商君書曰愚者闇於成事而智者見於未萌莊子曰巧者勞而智者優又曰大智閑閑小智閒閒孫卿子曰言而當智也嘿而當亦智也又曰是是非非謂之智戰國策曰今六國相伐適足以強秦天下為秦相亨秦曾不出新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淮南子曰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又曰裨諶出郊而智又曰文公種米曾子枷羊猶為智也唐子曰命相在天才智由人由人可學致在天無可冀符子曰堯舜之智桀紂以為不智堯舜以為智惡知堯舜之非桀紂桀紂之非堯舜乎史記曰樗里子名疾滑稽多智秦人号曰智囊又曰陳平智有餘而難獨任漢書曰劉德少脩黃老術有智略武帝謂之千里駒諸葛亮集曰曹操智計殊絕於人魏志曰賈詡自以非太祖舊臣懼見猜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婚嫁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魏略曰司馬宣王聞諸葛恪死曰張劭仲懸論恪以為必見殺今果然張仲之智為勝恪也王隱晉書曰石季倫少多意智敏捷

有計略 華陽國志曰任文公聞武擔石折曰噫方智者死吾其應之
遂卒益部為之謠曰任文公智無雙 **賦** 楚荀況智賦曰皇天隆物以
施下民或厚或薄常弗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巨愚 弗識願聞
其名曰外 勝敵者邪法禹舜而能奔迹者邪行為動靜待之而後適
者邪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
遠純粹而無疵夫是謂君子之智

性命

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又曰樂天知命而不憂 毛詩曰文王受命
有此武功 又曰文王受命以作周 尚書曰無墜天之降寶命 又曰用集
大命於厥躬 又云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 春秋曰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
以生所謂命也 禮記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論語
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又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又曰五十而知天
命 又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 道之將廢也歟命也 楚辭曰哀時命者屈
原之所作也 家語曰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孔子對曰分

藝文卷二十一

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 史記曰孟嘗君五月五日生其父靜郭君
曰五月子長至戶則害父孟嘗君曰人受命於天豈受命於尸 漢書曰
高祖曰吾起自布衣提三尺劍以取天下豈非命也 事具軍器部劍篇 范曄後漢
書曰藝可學而行天爵高懸得之者命也 **賦** 晉仲長教西敷性賦曰
趙荀卿著書言人性之惡弟子李斯韓非願而相謂曰夫子之言性
惡當矣未詳才之善否何如願聞其說荀卿曰天地之間北族羅列同稟
氣質無有區別裸虫三百人取為劣爪牙皮毛不足自衛唯賴詐偽迭
相嚼齧摠而言之少堯多桀但見商鞅不聞稷契父子兄弟殊情異
計君臣朋友志乖怨結鄰國鄉黨務相吞噬臺榭僮豎唯盜唯竊
面從背違意與口戾言如飴蜜心如螫厲未知勝負便相凌蔑正路莫
踐竟赴邪轍利害交爭豈願憲制懷仁抱義祇受其斃周孔徒勞
名教虛設春蠶爾一槩智不相絕推此而談孰癡孰黠法術之士能不噤
齒仰則扼腕俯則攘袂荀卿之言未終韓非越席起舞李斯擊節長
歌其辭曰形生有極咄目欲莫阻 達鼻耳開口眼納眾惡距羣善方寸

地九折坂為人作驗易俄頃成此蹇多謝悠悠子悟之不亦晚論晉李
康運命論曰夫治亂運也窈勃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降必生
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
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得失不能疑其志
讒搆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
之者天也告之神也成之者運也張良誦三略之說以遊於羣雄其言也
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
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聖人所以為聖者蓋在乎
樂天知命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子夏
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興
於殷周百里子房用於秦漢矣道之將廢也豈獨君子取之而弗為
乎蓋亦知為之而弗得矣晉素雅才性論曰凡萬物生於天地之間
有美有惡物何故美清氣之所生也物何故惡濁氣之所施也夫金石
絲竹中天地之氣黼黻玄黃應五方之色有五君子以此得曲直者木

卷二十一

之性也曲者中鉤者繩輪桶之材也賢不肖者人之性也賢者為師
不肖者為資師資之材也然則性言其質才名其用明矣宋何承
天達性論曰夫兩儀既位帝王參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陰陽分地以剛
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材同體相須而成者
也故能稟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古今智周萬物妙思窮幽蹟制
作倅造化歸仁與能是為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靈乘
格祥風協律玉燭揚暉酸醎百品備其膳羞絲紵玄黃供其器服
文以禮度娛以八音夫物用儉則易足易足則力有餘有餘則情志泰
樂治之心於是生焉事簡則不擾不擾則神明靈神明靈則謀慮審審
之務於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乾坤以易簡示物懇慤若此之篤
也安得與夫飛沉喘蠕並為眾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暴田
漁候豺獺祭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麇芻庶人不數罟行葦作歌宵魚
垂化所以愛人用也庖廚不邇五疋是翼躬后改祝孔鈞不綱所以明仁
道也梁劉孝標辨命論曰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

之名傑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然則高才而無
貴仕號食養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
通之數天闕紛綸莫知其辨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至於褐冠
雍瓦甬必以立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蕭遠論其本而不
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言之曰夫道生万物則謂之道生
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
得鼓動陶鑄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蕩乎大乎萬寶以之
化確乎純乎一化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
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可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
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乃伍
負浮尸於江流三閭沉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
於郎署君山鴻漸鍛羽儀於高雲步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此豈才
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世有沛國劉嚙嚙弟璉並一時之秀士也嚙則
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璉則志烈秋霜心貞岷
王亭亭高聳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而官有微
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食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
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候草木以共
凋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
哉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或者觀湯武之龍躍謂戡亂
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音視韓彭之豹變謂執鸞猛致
人爵見張栢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然則君
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其無可奈何識其由不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
拒生而不喜死而不戚不充詘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豈有史公董
相不遇之文乎

友悌

爾雅曰善兄弟爲友尚書曰惟孝友于兄弟毛詩曰陟彼岡兮瞻望
兄方又曰棠棣之華萼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戚兄弟孔
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鶴鳴在原兄弟急難又曰兄弟既翕和樂

且湛又曰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 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禮記
曰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寮友稱其悌也 又曰兄良弟悌夫義婦聽家
之肥也 論語曰兄弟怡怡如也 列女傳曰任延壽之妻字季兒有三子
季兒兄季宗 延壽與其友殺季宗後會赦乃以告季兒季兒
曰嘻乃今語我乎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讎亦不義何面目以
生而戴天履地乎延壽慙自經 又曰古師安妻呂君少寡無子其
兄犯法君乃泣曰少遭家不造兄弟單跣門宗唯兄存而復此禍
我有一計猶足免難為辭乞代兄命自經縣門縣官嘉其義乃
捨之 又曰齊宣王時有人鬪死道者被一劊齊義二子立其傍吏
問之兄曰我煞之弟曰非兄乃我煞之暮年相推不決召其母問所
欲殺活母泣對曰煞少者相曰子人之所愛欲煞之何也對曰少者妾
之子長者前妻之子子雖痛謂義何宣王美其義皆赦之 漢書
曰卜式以田蓄為事有少弟為壯式脫身出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
物盡與弟式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又分財
與弟者數矣 又曰王商父薨商嗣推財以分異母諸弟商無所受
東觀漢記曰魏霸為長史妻丁不到官舍念兄嫂在家勤苦而獨
尊樂故常服鹿不食魚肉廿六子躬耕與兄弟子同苦樂鄉里皆
慕其化 又曰王琳年十餘喪父母遭大亂百姓奔逃唯琳兄弟獨守
家廬弟季出遇赤眉賊將為舖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之
又曰趙孝兄弟怡怡鄉黨歸德天下亂人相食弟禮為賊所得孝
誦賊曰禮羸瘦不如孝肥賊並放之 續漢書曰姜肱兄弟二人皆
以孝行著與弟仲同被卧慈親相友及長相愛不能相離 吳書
曰劉繇與羣弟居常夜卧旦一起妻妾希見其面 **詩** 魏陳王曹植
贈弟白馬王彪詩曰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
夕過首陽伊洛曠且深欲忘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脩
阪造雲日我馬玄以黃鳴臯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
巧合親踈欲還絕無還攬轡止踟躕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
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丈夫志四海万里猶比鄰

何必同衾憐然後展愁懃君平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晉陸機**
與弟雲詩曰有命自天宗替靡常王師乘運席卷江湘俯慙堂
構仰惟先靈孰云忍愧寄之我情昔我斯逝族有餘榮今我來思
堂有哀聲我行其道鞠為茂草我履其房物存人亡撫膺泣血灑
淚彷徨 **晉陸雲**答兄詩曰昔我昆弟如鸞如龍今我友生凋俊墜
雄華堂傾榱廣宅頽墉高門降衡循庭樹蓬 **宋謝瞻**答靈運
詩曰華萼相光飾嚶鳴悅同鄉食親親子敦余賢賢吾爾賞此景
後鮮暉云當日長萎葉受榮條涸流好河廣 **梁簡文帝**應令詩
曰微軀多幸接萼嘉運紫幄承慈主自襟稟訓傍玉流温依蘭渌
薰百氏既洽六義乃摘辭河瀉潤高論忘疲翠幕晨宇朱花夜池
窻斜八綺燈懸百支 **梁昭明太子**示徐州弟詩曰宴君晝室靖眺銅
池三墳既覽四始兼摛高宇既清虛室復靜義府載陳玄言斯逞
梁劉孝綽與虞弟詩曰下邑非上郡徒然想二馮余慙野王德爾昂
聖鄉風望望餘塗盡悽悽良宴終甜蔬一不共夜被何由同 **梁劉孝**

勝冬日家園別陽羨始興詩曰四鳥死離羣三荆悅同處如今腰艾
綬東南各殊舉且欣棠棣集彌惜光陰遽黠吏本須裁豪民亦難
御願昂千金水思聞五湖譽 **魏王曹植**建安十六年大軍西討
馬超太子留監國植時從焉意有懷戀遂作離思之賦在肇秋之
嘉月將曜師而西旗余抱疾以賓從共衡軫而不怡慮征期之方至傷
無階以告辭念慈君之光惠庶沒命而不疑欲畢力於旌麾將何心而
遠之願我君之自愛為皇朝而寶貝已水重深而魚悅林循茂而鳥喜
又釋思賦曰家弟出養族父郎中伊人少以兄弟之愛心有戀然作此賦以
贈之彼朋友之離別猶求思乎白駒況以生之義絕重其親而為踈樂
駕鴛鴦之同池羨比翼之共林亮根異甘六何戚痛別幹之傷心 **晉陸機**
述思賦曰情易感於已攬思難戢於木忘嗟伊思之且爾夫何往而弗
臧駭中心於同氣分戚覓於異方寒鳥悲而饒音衰林愁而寡色嗟余
情之屢傷負大悲之無力苟彼塗之信險恐此日之行具亮相見之幾何又
離居而別域觀尺景以傷悲撫寸心而悽惻 **文晉潘岳**哭弟文曰視

不見兮聽不聞逝日遠兮憂彌躬終皓首兮何時忘情楚側兮
常苦辛 **祭文** **宋**陶潛祭從弟文曰仁者壽壽竊獨信之如何斯言獨
能見斯年甫過立奄與世 **辭**長歸蒿里邈無還期庭樹如故齊宇
廓然孰云歆遠何時復旋 **宋**顏延之祖祭弟文曰闔棺窮野啓殯中
荒靈影夙滅寢虛張人往運來自秋徂陽蕃蘭落色宿草滋
長孰云不痛辭家去鄉爾之于役爰適茲邑上秋告來方春佇立如何
不吊占違凶集六親憶姻朋泣我雖載奔伊何云及求懷在昔日追亡
悼存惟兄及弟瞻母望昆生無榮熾沒望歸魂令龜吉兆祖櫬東旋
靈轅次路嚴舟在川廓然何及痛矣終天 **啓** **梁**簡文帝 **銘**南康
簡王薨上東宮啓曰方當逸足長衢克固蕃屏而峯摧壁毀一朝
云及綱兄弟各從王役東守西撫常願陪承甲館同奉畫堂預得西
苑賦文北場旋食豈謂不幸獨隔昭世異林有悲飛鳴斯切伏惟歿
下愛睦思深常棣天篤北海云亡騎傳餘葦東平告盡驛問留書
嗚呼此恨復在茲日 **梁**劉孝儀從弟喪上東宮啓曰亡從弟遵百行
無點千里立志同氣三荆之友假復十起之慈皆體之於自然行之如俛
拾自碣宮陪宴釣臺從幸攀附鱗翼二十餘載茫昧與善一旦長辭
劍匿光芒璧碎符采躬挫神筆親動妙思雖每想南皮書日憶阮瑀
行經北館歌悼子侯不足輩此深仁齊茲舊愛 **書** **吳**陸景與兄
書曰向訣不知所言追惟銜恨恨結胸懷懷此戀恨何時可言望
路則尚近別已千里其為思結纏在心旒於是離折路人悲之況處此
戚兼之懿好情之感咽何時可勝念兄始出既當勞思嚴寒向隆經
塗輻軻既宜保德為世作資厚自珍愛又與兄書曰自尋外役出
入三年緣兄之篤睦必時存之寶以兄書積之盈笥不得新命無以自
慰時輒溫故以釋其思有信勿心數字每見手迹如復斬足會又荅
從兄安成王書曰奉告清言盜曰眷逮周委炎光已盛願比勝宜仰承
發止已次新林引邁務躬無妨怡賞三湘奧區九疑形勝浮洲動浪
聞眠鷗之舊說安流洞浦憶採若之遺風昔景伯出蕃高風振古叔
英之部清約見稱兄政譽平宣歙和兼濟加以夏石奇雲秋江迥月

翰飛紙落理豐登賦賞未興
既時希遠憶睽離方遠川塗脩曠
炎涼方改願加珍昂綠字可傳白
雲終間心傷淚灑投筆無宣
梁元
帝荅晉安王敘南康簡王薨書
昌南康兄器宇冲貴風神英挺魏
之中山徒聞退讓晉之扶風雖号
範用今方共若吞夢雲及尋陽
私疾孝感神明殆不勝喪扶而後
起猶異天道可期豈謂福善虛說
且分違易久嘉會難逢綢繆宮
闕不過紉綺之歲離羣作鎮動迴
星紀之曆志異雙鸞鳥之集遽切
四鳥之悲松茂栢悅夙昔歡抃芝
焚蕙歎今用嗚咽

交友

周易曰二人同心其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又曰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毛詩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三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也又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又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又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禮記曰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又曰寡婦之子

孝經卷二十一

十三

成

非有見焉弗與為友又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以全交也又曰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義同而進不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大戴禮曰與君子遊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孝經曰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今名論語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又曰朋友數斯疏矣又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又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事具叙志篇又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僻又善柔友便佞損矣又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家語曰行循而名不彰友之罪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莊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故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又曰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孟子曰舜見帝帝館于貳室迭為賓主是天子友匹夫也列子曰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管仲曰吾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也吾有親也吾嘗為鮑叔謀事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不也吾嘗三在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不遭時也知我者鮑叔我者父母孔叢子曰昔號叔

閱天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五臣同寮比德贊文武及號叔死四人為服
朋友之服 劉歆新議曰夫交接者人道之本始紀綱之大要名由之
成事由之立又曰交之於人也猶唇齒之相濟又曰才非交不用名非
交不發義非交不立 譙子曰夫交之道猶素之白也染之以朱則赤
染之以藍則青又曰交得其人千里同好固於膠漆堅於金石王公之
於王吉可謂推賢矣漢書曰翟公署門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死一生
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 事具職官 部廷尉篇 賈贖見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
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謝
承後漢書曰張元伯范巨卿二人友元伯卒巨卿夢見元伯死當葬
曰卿子未我忘當奔葬巨卿往赴之 葬具 晉中興書曰郗超所交皆
一時秀美雖寒門後進亦拔而友之 竹林七賢傳曰山濤與阮籍嵇康
皆一面契若金 孟蘭濤語妻曰吾當年可為交者唯此二人耳 世記曰
荀巨伯遠者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巨伯不忍去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
一郡並空汝何男子敢獨止此巨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

魏書卷二十一

十四

人之命賊知其賢疾旋軍而還 **詩** 魏陳王曹植離友詩曰鄉人有

夏侯威者少有成人之風余尚其為人與之昵好王師振旅送余于魏
邦心有眷然為之隕涕乃作離友之詩其辭曰王旅遊兮昔故鄉彼
君子兮篤人綱勝予行兮歸朔方馳原隰兮尋舊壇車載奔兮
馬繁驥涉浮濟兮汎輕航迄魏都兮息蘭房展宴好兮惟樂康

晉 郭璞贈溫嶠詩曰人亦有言松竹有林及爾臭味異昔同岑言以忘
得交以淡成同匪伊和惟我與生爾神余契我懷子情携手一豁安知
塵冥 **齊** 謝朓贈友人詩曰芳洲有杜若可以贈佳期望望忽超遠何由見
所思我行未于里山川以間之離居方歲月故人不在茲清風動簾夜孤

月照窻時安得同携手酌酒賦新詩 **梁** 陸倕贈京邑僚友詩曰余本
水鄉士閉門江海隅時逢道世泰蹇足出高衢江中寒事早夜露傷
秋草心屬姑蘇臺目送邯鄲道這惟疇昔時朝府多歡暇薄暮埃

塵靜飛蓋相追迓李郭或同舟潘夏時方駕娛歡追美景敷文永
清夜促膝豈異人戚戚皆姻婭 **梁** 丘遲思賢賦曰豈願問哉相然

信死斯則結深念於撫翼政雄飛而但起知我於財利之間何足多於
鮑子曰擊竿而道存至味其如水未見其少吾聞其理矣夫子長之託意甘
執鞭於異世在慈明之慕義聊慙馭而追悅況至德之可師無兼裘衣以
共弊有樂安之任子倖羣才而稱傑備百行之高致該九流之洪藝
諒可雜而非染迹母同而常別墻易入而難窺閑無鍵而有閑思若神
而泉涌翰如雲而積袂沉潛於懷抱之間蕭蕭散于天人之際日下愧其未
雙關西慙於上哲紛吾既有此固陋荷君子之渥惠塵非府而分深葉
未移而好結尋宿草之宴處歷三紀於茲日性有同於杞梓心獲變於
丹漆文何厲而不辯理何疑而匪質問不休而鍾扣荅無窮而座謚賢
晉夏侯湛管仲像贊曰堂堂管生忘存興仁仁道在已唯患無身苞
辱遠害思濟彝倫心寄鮑子動成生民又鮑叔像贊曰鮑子情惜武昭
德音綢繆斯叔二人同心厥芳猶蘭其堅如金遙遙景迹君子攸欽歲
宋周祗執友箴曰四輔揚輝伐木幽林撫喬鸞鳥飛爰建姬衰俗遂凋成
交緣利昵用因偽情谷風興哀繫霜夏零道之未盡弘焉由人自室有迴
過門則親微言綿邈清談輟響音金雖能照塵積翳即西河感離口
悟投杖慊慊文侯友賢好學英英燕昭禮郭致樂推誠歲寒功標松
竹落落高札杳杳莊惠解帶一愚道映萬世人亦有言貴賤易交利重
太山道輕鴻毛久而致劫見之晏平霜雪既至勁柏冬青

絕交

毛詩曰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惟予與汝
將安將樂汝轉弃予又曰伐木廢則朋友缺矣漢書曰張耳陳餘始
居約時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勢利之交古人羞
之又曰蕭關有少與朱博為友著聞當世故長安語曰蕭關朱結綬王貢彈
冠始育公卿子顯博尚為杜陵亭長為育進舉遂至丞相與博有隙
世記曰王恭王都二人素相友善恭父曰恐非子之後遂不終書魏應瑒報
龐惠恭書曰夫蕭關艾之歌發於信宿子衿之思起不嗣音況實三載能不
有懷雖萱草樹背阜蘇在側悵憤不逞祇以增毒朝隱之官賓不住
來喬木之下曠無休息抱勞而已足下刻符南面振威千里行人子羽朝夕

相繼曾不枉咫尺之路問蓬室之舊過意賜書辭不半紙慰藉輕
於繒縞譏望重於丘山是角弓之詩所以爲刺也值鷺羽於死丘騁駿足
於株林發明月之輝光照妖人之窈窕斯亦所以眩耳目之視聽亡聲命
於知友者也 **晉** 嵇康與山濤絕交書曰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
信豈敢短之哉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且延
陵高子威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亦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
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
背嬾與慢相成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故使榮進之心日頽任實之
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頓纓赴
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者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又人倫有禮
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
不置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不堪也危坐
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風把搔無已而當裏以章服捐拜上官不堪也
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荅則犯教傷

義欲自勉強則不能及四不堪也不喜吊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
見怨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懼然自責然不可化終不能獲无咎
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
囂塵臭處千變百技在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
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人間不止此事會
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
可二也以促中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
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益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
之行作吏此事便廢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爲輪曲者必不可以爲桷蓋
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今但願
守陋巷教子孫時時與親舊叙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具
矣 **論** 後漢朱穆絕交論曰世之務交遊也甚矣不敢于業不忌于君
犯祀以追之背公以從之事替義退公輕私重 **魏** 徐幹中論曰大夫州郡
牧守王事不卹賓客爲務冠蓋闐門服膺盈道躬躬法佞俾夜作晝

星言夙駕送往迎來停傳常滿吏卒侍門炬火夜行閭寺不關文書委
於官曹繫囚積於囹圄為師無以教訓弟子亦不受業或身沒他邦
而不歸父母懷焚獨之思室人抱東山之哀嗟乎王教之敗乃至於此林宗
之時所謂交遊者也輕位不仕者則有巢許之高廢職待客者則有
仲尼之稱委親遠學者則有優遊之美是以各眩其名而忘天下之亂
也梁劉孝標廣絕交論曰若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
其凌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
而不渝其色斯則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祖詐颺起溪
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覽羽毛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
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汎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
焉若其寵均董石權壓梁竇彫刻百工鑪錘萬物九域皆其風
塵四海豐其燠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百川駑馬約同要離焚妻子
誓殉荆卿湛亡族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均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
家藏金穴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異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銜

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
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藉甚搢紳羨其登仙加
以顛頤感頰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辨於是弱
冠王孫綺紉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適於雲閣攀其鱗翼巧其
餘論附駟驥之髦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
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鳴
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實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
隘刎頸起於苦蓋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
交其流四也馳致馬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量其
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
鷄曾史蘭薰雪白視若遊塵遇如斷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
一毛若衡重錙銖纊微影撇雖共工之菟懸驩兜之掩義南荆之跋
扈東陵之巨猾皆為匍匐委蛇折支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
辟道守其誠謀而後動芒毫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均

賈粥南故相談壁言之於闌闌林回喻之於甘醴近世有樂安任昉海
內髦傑早縮銀黃夙昭民譽道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俊邁聯
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士同鄭莊之好賢見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
揚肩抵掌至願眄增其倍價剪拂使其長鳴黜組雲臺者肩磨
趨走丹墀者疊迹莫不締思狎結綢繆想莊惠之清塵庶羊左
之徽烈及瞑目東越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
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
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卣成分宅
之德嗚呼世路嶮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嶮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
若斯列衣裳衣足弃之長移獨立高山之頂驩與麋鹿同羣嗷嗷然
絕其零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一

人部八 渤海歐陽詢撰

公平

品藻

質文

公平

尚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左傳
 曰賈季奔狄宣子使史駢送其帑主之蒐賈季戮史駢史駢
 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
 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
 乃不可乎又曰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祁奚解狐其讎也將立之
 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
 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能
 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禮記
 曰昔衛獻公出奔反國及郊將頒邑於從者而後入柳莊曰如皆守
 社稷則孰執執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國而有私也無
 乃不可乎於是弗果頒又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
 三無私以勞天下韓子曰解狐薦其讎以為相其讎往拜謝解狐
 引弓迎而射之又曰解狐與荆伯柳為怨心簡王問於解狐曰
 孰可以為上黨守對曰荆伯柳可趙簡王曰子之讎乎對曰臣聞
 忠臣舉賢不避仇讎說苑曰晉文公問於舅犯誰可使為西河
 守者對曰虛子羔曰子羔非汝之仇歟曰君問為守者非問臣之仇也
 子羔見舅犯謝之曰君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君得為西河守舅犯曰
 薦子者公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頃吾射子矣家語曰
 澹臺滅明為人公正無私慎子曰夫投鈞分財投策分馬非以鈞
 策為均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怨
 望也故著龜所以立公言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
 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弃私也呂氏春秋曰荆人有遺
 弓者弗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
 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得矣又曰昔先聖

王之治天下必先公則天下平矣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必以公其失之必以偏 史記曰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分麋鹿雉兔衆人皆喜曰任少卿分則平 又曰陳平爲社宰分肉其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肉也 韓詩外傳曰楚白公之難有社之善者辭其母將死君難其母曰弃母死君可乎社之善曰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之所養母者君之祿也請往死之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何不及也社之善曰懼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 漢書曰董開何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惠帝自臨視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下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又曰義縱少時與張次翁俱攻剽爲群盜縱姊以醫酉幸王太后太后問子有兄弟欲爲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縱爲中郎又曰朱邑惇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 東觀漢記曰耿嵩履清高之節齒童介然特立不隨於俗鄉黨士大夫莫不敬

卷二十二

二

異之王莽敗賊盜起宗族在草中穀食貴人民相食宗家數百升合分糧時嵩年十二三宗人長少咸共推令主廩給莫不稱平 魏武令曰今壽春漢中長安先欲使一兒各往詣領之欲擇慈孝不違吾今兒亦未知用誰也雖兒小時見愛而長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兒子亦不欲有所私 周生烈曰天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所以正者人平也人所公平者心平也 燕書曰梁琛使秦琛從兄

奕先在秦爲尚書郎會罷秦主欲令琛止奕舍琛語有司曰昔諸葛亮兄弟各處三國及其聘集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君子之志余敢忘乎竟不止奕數就邪舍因問東國起居琛曰今二方鼎據兄弟並蒙附寵論心各有所在欲以東國事語君心非西國之所欲聞何以見問 **論** 魏曹羲至公論曰夫世人所謂掩惡揚善者君子之大義保明同好朋友之至交斯言之作蓋閭閻之見談所以救愛憎之相謗崇居厚之大分耳非薦正文至理折中之公議也 也世士不斷其數而係其言故善惡不分以覆過爲弘朋友忽義以雷同爲美善惡不分亂實

由之朋友雷同敗必從焉談論以當實為清不以過難為貴相知者以等分為交不以雷同為固是以達者存其義不察於交識其心不求於言且在私論猶行之有明處公議則無所固之矣凡智者之處世咸欲興化致治者也興化致治不崇公抑割情以順理厲清議以督俗明是非以宣教者吾未見其功也清議非臧否不顯是非非賞罰不明故臧否不可以遠實賞罰不可以失中若乃背清議違是非雖堯不能一日以治審臧否詳賞罰故中主可以万世安是以君子知私情之難統至公之易行故季友鳩兄而不疑叔向戮弟而不悔斯二士者皆止刑世之通士晉魯之忠臣也亦豈無慈愛骨肉之心愍恤同生之仁哉夫至公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理之要也人之用也昔鯀者親禹之父也舜則殛鯀而興禹禹知舜之殛其父無私故受命而不辭舜明禹知已之至公故用之而無疑無私者雖小黜而子不言況用之於他哉晉嵇康釋私論曰不知冒陰之可以無景患景之不匿不知無惜之可以無患而恨惜之不巧豈不哀哉未有如偽懷茲歟而身立清世匿非藏情而信著明君者也是以君子既有其質又覩其鑒盡貴夫亮達希而存之惡夫務委弃而遠之言無苟諱而行無苟德不以愛之而苟善不以惡之而苟非心無所矜而情無所繫體清神正而是非允當忠感明於天子而信篤乎萬民寄胸懷於八荒垂一蕩蕩以永日斯非賢人君子高行之美異者乎

品藻

家語曰子貢曰陳靈公君臣宜淫於朝繼治諫而煞之是與比干同也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叔父官則少師忠款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以必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當悔悟本其情志在乎仁者也繼治位下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以區區之身欲止一國之淫昏死而益亡可謂懷矣詩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其泗治之謂也又曰子路曰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已必谷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幸予又曰子夏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弦侃侃而樂

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子曰君子也子貢曰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之敢問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鈞謂之君子不亦可乎 孔叢子曰魏安釐王問子從口馬回梗梗亮直有大丈夫之節吾欲以為相可乎荅曰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荅曰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一臣見回非不律其體幹也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諂言得罪

漢書曰高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畫策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

漢書

四

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項羽唯有一范曾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羣臣悅服 袁山松漢書曰王允字子師世仕州郡為冠蓋同郡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之友並允仕至司徒 青州先賢傳曰京師号曰陳仲舉昂昂如千里驥同子孟玉瀏瀏如松下風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詣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曹操微時嘗卑辭厚禮求為己助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初則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西俗有月旦評焉 郭泰別傳曰泰字林宗少遊汝南先過去閭一宿而退遂往從黃憲憲曰方還或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君子若千萬頃陂澄之不清混之不濁不可晷也 三輔決錄曰弭生字仲叔其父

賊故張伯英與李幼才書曰弭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也非弭氏小族所當有新豐瘠土所當出也 魏志曰盧欽著書稱徐邈曰或問

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人自在涼州及還京都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志徐公不改其常故人

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放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 典略曰祢衡建安初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

湯滅而無所遇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 又問曰當今復誰可者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揚德祖

又問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世乎衡見荀有容儀趙有腹乃答曰文若可借面吊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其意以為荀但有兒趙健

啖肉也 又曰趙戩遭三輔亂客於荊州荊州牧劉表以為賓客是時祢衡來遊京師詔些言朝士謂無直事及南見戩歎之曰所謂劍則干

將莫耶木則倚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也 姚信士緯曰周勃之勳不如霍光此前史所載較然可見而以勳功大於光意竊不安何者勃本

高帝大臣官尊勢顯眾所歸向居太尉位擁兵百萬既有陳平王

陵之力又有朱虛諸王之援擲其遊說以誦諸呂因眾之心易以濟事若

霍光者以倉卒之際受寄託之任輔弼幼主天下晏然遇燕王上官之亂

誅除凶逆以靖王室廢昌邑立宣帝任漢家之重隆中興之祚衆贊伊

周為漢賢相推驗事效優劣明矣 袁子曰或云故少府楊阜豈

非忠臣哉答曰然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為人臣見人主失道指斥

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為忠臣故司馬陳群則不然其談論終

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陳群於是乎長者

郭子曰庾道季子云蘭相如雖千載死人慄慄恒如有生氣曹蜍李志

雖見在厭厭如在九泉下 世說曰王濬冲裴叔則二人捩角詣鍾士季

頃更去後客問二童何如鍾曰裴措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

當為吏部尚書莫爾時天下無復滯才 事具職官部吏部尚書篇 又曰嵇中散語趙

景真卿童子白黑分明有白起風恨量小狹趙答曰尺表能審璇衡之

度寸管能測往復之畧何必在大但問識何如耳 又曰諸葛瑾其弟亮

及從弟誕並有威名各在一國于時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又曰王大將軍稱王夷甫處衆人之中如珠玉在瓦石間又曰世中稱庾文康為豐年王庾稚恭為荒年穀又曰魏明帝世使后弟毛曾與夏侯太初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時目夏侯太初即如日月入懷言

晉徐藻妻陳氏與妹劉氏書伏見偉方所作先君誄其述詠勲德則仁風靡墜其言情訴哀則孝心以叙自非挺生之才孰能克隆聿脩若斯者乎執詠反覆觸言流淚感賴交集悲慰並至元方偉方並年少而有感少文辭富豔冠於此世竊不自量有疑二言略陳所懷庶備起予先君既體弘仁義又動則聖檢奉視極孝事君盡忠行已也恭養民也惠可謂立德立功示民軌儀者也但道長祚短時乏識真榮位未登高志不遂本不標方外迹也老莊者絕聖弃智渾齊万物等貴賤忘哀樂非經典所貴非名教所取何必輒引以為喻耶可共詳之論

後漢孔融汝穎優劣論曰融以為汝南士勝穎川士陳長文難融答之曰汝南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武皇帝共於道中穎

川士雖抗節未有頡頏天子者也汝南許子伯與其友人共說世俗將壞因夜舉聲號哭穎川雖憂時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府許掾教太守鄧晨置開稻田數萬頃累世獲其功夜有火光之瑞韓元長雖好地理未有成功見効如許掾者也汝南張元伯身死之後見夢范巨卿穎川士雖有奇異未有能神而靈者也汝南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穎川士雖多聰明未有能離婁並照者也汝南李洪為太尉掾弟煞人當死洪自刎詣閤乞代弟命便飲醢而死弟用得全穎川雖尚節義未有能煞身成仁如洪者也汝南翟子威為東郡太守始舉義兵以討王莽穎川士雖疾惡未有能破家為國者也汝南袁公著為甲科郎上書欲治梁冀穎川士雖慕忠謹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

魏夏侯玄樂毅論曰夫求古賢之意宜以大者遠者先之必迂迴而難通然後已焉可也觀樂生報燕惠王之書其殆庶乎知機合道以終始者與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以天下為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至量務以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樂

生之志豈其肩迹當時止於兼并而已哉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令於天下也邁至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却墨莒人願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也任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也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之志我澤如春下應如草道光宇宙智者宅心然則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所以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勢所不啻敗於垂成時運固然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願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願業乖與變同也由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其亦未可量也

晉張輔名士優劣論曰世人見魏武皇帝處有中土莫不謂

勝劉玄德也余以玄德為勝夫撥亂之主先以能收相獲將為本一身善戰不足恃也世人以玄德為呂布所龍襲為武帝所走舉軍東下而

事二二

為陸遜所覆雖曰為呂布所龍襲未若武帝為徐榮所敗失馬被創之危也玄德還據徐州形勢未合在荊州景叔父子不能用其計舉州降魏手下步騎不滿數千為武帝大衆所走未若武帝為呂布北騎所禽突火之急也為陸遜所覆未若武帝為張繡所困挺身逃遁以喪二子也然其忌克安忍無親董公仁賈文和恒以佯愚自免荀文若楊德祖之徒多見賊害行兵三十餘年無不親征功臣謀士曾無列土之封仁愛不加親戚惠澤不流百姓豈若玄德威而有思勇而有義寬弘而大略乎諸葛孔明達治知變殆王佐之才玄德無強盛之勢而令委質張飛關羽皆人傑也服而使之夫明闇不相為用能否不相為使武帝雖處安強不為之用也况在危急之間勢弱之地乎若令玄德據有中州將與周室比隆豈徒三傑而已哉又曰世人論司馬遷班固多以固為勝余以為失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二百年事八十万言固煩省不敵不如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將大勸惡足以鑒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無取皆書不如二也毀敗晁錯

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
為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詞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此真所
以為良史也又曰樂毅諸葛孔明之優劣足以毅相弱燕合五國之
兵以破強齊雪君王之耻圍城而不急攻將令道窮而義服此則仁
者之師莫不謂毅為優余以五國之兵共伐一齊不足為強大戰濟西
伏尸流血不足為仁夫孔明包文武之德劉玄德以知人之明屢造其廬
咨以濟世奇策泉涌智謀從橫遂東說孫權北坑大魏以乘勝之
師翼佐取蜀及玄德臨終禪其大位在擾攘之際立童蒙之主設官
分職班叙眾才文以寧內武以折衝然後布其恩澤於中國之民其行
軍也路不拾遺毫毛不犯勲業垂濟而隕觀其遺文謀謨弘遠雅
規恢廓已有功則讓於下下有闕則躬自咎見善則遷納諫則改故
聲烈震於遐邇邇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負夫廉余以為觀孔明之忠茲
臣立節矣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毅為伍哉

質文

禮記卷二十二

禮記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
勝其文 又曰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卷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
纁裳天子之冕朱綠璪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
為貴也禮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珪不琢大羹不和
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幕此以素為貴也 又曰壹獻質三獻
文左傳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又曰
昭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
勞公至自楚僖子病不能禮乃講學之 又曰齊慶封來聘叔孫與慶
封食不茹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論語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
從周 又曰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
以謂之文也 又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又曰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
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春秋元命包曰正
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 莊子曰夫澹泊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本

道德之質 漢書曰周昌敢直言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昌廷爭之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即罷 又曰陸賈少有口辯高帝為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賈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 又曰曹參代蕭何為相國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束日夜飲酒不事朝政參子密諫參參答之二百惠帝讓參參免冠謝曰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百姓訶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 又曰張釋之為謂者僕射文帝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傍代尉對悉鄉音應無窮帝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人也上曰長者又問東陽侯張相如何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効此嗇夫喋利口捷慧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以亟疾苛察相高無惻隱之實

是故不聞其過天下士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而風靡爭口辯其實不可不察也帝乃止 晉書曰鄒慶元質略有明規文武可施用也 **論** **魏** 阮瑀文質論曰蓋聞日月麗天可瞻而難附群物著地可見而易制夫遠不可識文之觀也近而得察質之用也文虛質實遠疏近密援之斯至動之應疾兩儀通數固無攸失若乃陽春敷華遇衝風而隕落素葉變秋既究物而定體麗物若偽醜器多牢華譬易碎金鐵難陶故言多方者中難處也術饒津者要難求也意弘博者情難足也性明察者下難事也通士以四奇高人必有四難之忌且少言辭者政不煩也寡知見者物不擾也專一道者思不散也混濛蕞者民不備也質士以四短違人必有四安之報故曹參相齊寄託獄市欲令姦人有所容立及為宰相飲酒而已故夫安劉氏者周勃正嫡位者周勃大巨木強不至華言孝子文上林苑欲拜嗇夫釋之前諫意崇敦朴自是以降其為宰相皆取堅強一學之士安用奇才使變典法 **魏** 應瑒文質論曰蓋皇穹肇載陰陽初分日月運

其光列宿曜其文百穀麗於土芳華茂於春是以聖人合德天地稟氣
導靈仰觀象於玄表俯察式於群形窮神知化萬國是經故不泰
易趨道無攸一二政代序有文有質若乃陶唐建國成周革命九官
咸乂濟濟休令火龍補闕暉韡於廊廟袞冕旂旒舄弁乎朝廷
冠德百王莫參其政是以仲尼嘆煥乎之文從郁郁之盛也夫質者端
一之靜儉嗇潛化利用承清泰御平葉循軌量守成法至乎應天順
民撥亂夷世摘藻奮權赫弁不烈紀禪協律禮儀煥別覽墳丘
於皇代建不刊之洪制顯宣尼之典教探微言之所弊若夫和氏之明璧輕
穀之桂裳必將遊玩於左右振飾於官房豈爭牢偽之勢金布之剛
乎且少言辭者子孟僖所以不能荅郊勞也寡智見者慶氏所以困
相胤也今子弃五典之文闡禮智之大信管望之小尋老氏之蔽所謂
循軌常趨未能釋連環之結也且高帝龍飛豐沛虎據秦楚唯德
是建唯賢是與陸鄜摘其文辯良平奮其權譖蕭何創其章律
叔孫定其庠序周樊展其忠毅韓彭列其威武明建天下者非一士之

藝文類聚卷二十二

術營宮廟者非一匠之矩也逮至高后亂德損我宗劉朱虛軫其慮
辟強釋其憂曲逆規其模鄜友詐其遊龍衣據北軍實賴其疇豕
嗣之不替誠四老之由也夫諫則無義以陳問則服汗沾濡豈若陳平敬
對叔孫據書言辨國典辭定皇居然後知質者之不足文者之有餘

藝文類聚卷第二十二

